

後漢書





吳蓋陳臧列傳第八

後漢書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爲亭長王莽末召賓客犯

法乃亡命至漁陽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資用乏召取馬自業往來燕薊間所

至皆交結豪桀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續漢書曰韓鴻爲調者使持節降河北拜除二千石

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遂承制拜

爲安樂令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幽州潞縣西北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

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

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一時言不寵曰爲然而官

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已請眾未知所

出諂詐也未知欲出何計以詐也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爲具食續漢書曰

時道路多飢人來求食者似儒生漢召之爲具食問曰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爲我輩所歸邯鄲

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卽詐爲光武書檄濊陽使生齋曰

請寵令具已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

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續漢書曰攻前詠王郎大將趙闓等及光武於

廣阿拜漢爲偏將軍既拔邯鄲續漢書曰時上使漢等將突騎揚兵戲馬士騎馳震邯鄲城乃圍賜號建策

侯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已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

相薦舉乃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

禹問可使行者禹日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鷲有智謀廣雅曰鷲執也凡鳥之勇銳

之猛悍者皆名鷲也諸將鮮能及者卽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

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救諸郡不肯應調訓漢也漢乃將二十騎先

馳至無終無終不山戎國也無終山名因爲國號漢爲幽州之屬石北平故城在今幽州漁陽縣也曾曰漢無備出迎於路漢

卽搗兵騎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弭從頭猶服也

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士馬甚盛皆

曰是寧肯分兵與人邪及漢至莫府上兵簿

莫大也兵簿軍士之名帳

諸將人人多

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

屬猶近也

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慙初更

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

而躬裨將虜掠不相承稟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

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光武常稱曰謝尚書真吏也故不

自疑躬既而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時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

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執必當驚走若以君威力擊

此散虜必成禽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

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

其鋒不可當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使漢興岑

彭龔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僖倖

德猶求也

智能因危以爲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亾危亾之至在人所由不可

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強士附河北歸命

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眾心公所知也今公據孤危之城

待滅亾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爲福免下

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康然之於是康收劉慶及躬

妻子開門內漢等及躬從隆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

輕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眾悉降

續漢書曰時史彭已在城中將躬詣傳舍出自漢漢至躬在彭前伏

漢曰何故與鬼語遂殺之躬字子張南陽人初其妻知光武不平之常戒躬曰君與

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爲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故及於

難光武北擊羣賊

續漢書曰從擊銅馬重連高胡皆破之

漢常將突騎五千爲軍鋒數先登

陷陣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光武卽位拜爲大司馬

更封舞陽侯建武二年春漢率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大

將軍杜茂執金吾賈復揚化將軍堅鐔偏將軍王霸騎都尉劉隆

馬武陰識其擊檀鄉賊於鄴東漳水上大破之

水經曰漳水源出上黨潞子縣西潞鳩山東北至屬

亭與庫注河合

降者十餘萬人帝使使者璽書定封漢爲廣平侯食廣平斤

漳曲周廣年凡四縣

四縣皆屬廣平郡廣平故城在今洛州永年縣西北廣平在今年縣東北漳源在今洛州洛水縣曲周故城在今洛州曲州縣西南廣

年避煬帝諱故改爲永年縣

復率諸將擊鄴西山賊黎伯卿等及河內修武悉破諸

屯聚車駕親幸撫勞復遣漢進兵南陽擊宛涅陽鄴穰新野諸城

皆下之引兵南與秦豐戰黃郵水上破之

南陽新野縣有黃郵水黃郵聚也

又與偏將

軍馮異擊昌城五樓賊張文等又攻銅馬五幡於新安皆破之明

年春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擊青犢於軹西大破

降之又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彊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

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

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

公傷臥眾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推牛饗士令軍中曰賊眾

雖多皆劫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

此上兩句在左傳鄭大夫公子突之詞也

非有仗節死

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

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

前書鄧通為黃頭郎音義曰土勝水故刺船郎著黃帽號黃頭

也及烏桓突騎二千餘人齊鼓而進

續漢書曰漢躬被甲拔戟令諸部將曰闞雷鼓斃皆大呼俱大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之

建軍大潰反還奔城漢長驅追擊爭門竝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漢

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既死二

城皆降明年又率陳俊及前將軍王梁擊破五校賊於臨平追至

東郡箕山大破之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五里賊皆平之

東觀記及續漢書長直並

作長垣按長垣縣名在河南不得言北擊

而范書作長直當是賊號或因地以爲名時鬲縣五姓其逐守長據城而反

鬲縣名屬

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西北五

姓蓋當土疆宗豪石也兩音革

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

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

姓大喜卽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眾所及也冬漢

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

明年春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動有頃乃

定卽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眾因追討餘黨遂至無鹽無鹽縣名屬東

平國故城在今鄆州東進擊渤海皆平之又從征董憲圍朐城明年春拔朐朐縣名屬見光

武紀斬憲事已見劉永傳東方悉定振旅還京師會隗囂畔夏復遣

漢西屯長安八年從車駕上隴遂圍隗囂於西城帝勅漢曰諸郡

甲卒俱坐費糧食若有逃亾則沮敗眾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

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亾者多及公孫述救至漢

遂退敗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及彭破荆門

長驅入江關漢留夷陵裝露橈船橈短楫也音人逆反將南陽兵及弛刑募士

三萬人泝江而上會岑彭爲刺客所殺漢并將其軍十二年春與

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戰於漁涪津大破之續漢書曰健郡南交野有漁涪津在縣北臨大江中志曰

漁涪津廣
數百步

遂圍武陽述遣子增史興將五千人救之漢迎擊興盡殄

其眾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

成都市橋

橋名也解見
公孫述傳

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

眾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

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

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

東觀記
續漢書

尚字述
作焉

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勅

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旣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

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卽敗矣幸無它者

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眾十許萬分

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

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其諸君

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
尚二處受圍執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
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
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
旛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
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
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
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
略刑
過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
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剋遂軍於其郭中
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數萬銳卒擊之
述兵敗走高午奔陳刺述殺之事已見述傳且日城降斬述首傳

送洛陽明年正月漢振旅浮江而下至宛詔令過家上冢賜穀二萬斛十五年復率揚武將軍馬成捕虜將軍馬武北擊匈奴徙雁門代郡上谷吏人六萬餘口置居庸常關以東十八年蜀郡守將史歆反於成都自稱大司馬攻太守張穆穆踰城走廣都歆遂移檄郡縣而宕渠楊偉胸臆徐容等

宕渠胸臆二縣名皆屬巴郡別音助臆音助

俗名車騎城是也十三州志胸音春臆音臆其地下濼多胸臆縣因以名縣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萬戶故城是也起兵各數千人以應之帝

以歆昔爲岑彭護軍曉習兵事故遣漢率劉尚及太中大夫臧宮將萬餘人討之漢入武都乃發廣漢巴蜀三郡兵圍成都百餘日城破誅歆等漢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二百餘人徙其黨與數百家於南郡長沙而還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

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曉成重之

魏言其威重若敵國前書周亞夫謂劇孟曰大將得之若一敵國矣

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卽引道初無辦嚴之日

敵卽裝也遊明帝諱故改之

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

兩雅曰明明斤斤察也李巡曰斤斤精詳之察也孫炎曰重慎之察也斤音斬

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

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

記曰漢但修里宅不起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墳不作祠堂也

二十年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

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有詔悼愍賜諡曰忠侯

東觀記曰有司奏議以武爲諡卽特賜諡曰忠侯

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

漢置南北軍五校尉解見順帝紀輕車兵車也介士甲士也霍光傳云以北軍五校尉輕車介士載光尸以輜輶車黃屋至露車陳至茂陵不以南軍者重之也

子良侯

成嗣爲奴所殺二十八年分漢封爲三國成子曰爲灑陽侯

灑陽縣名屬汝

南部在灑水之陽因以爲名其地今豫州吳房縣也音勃

以奉漢嗣且弟旰

非音火俱反

爲筑陽侯成弟國爲新

蔡侯筑陽縣名屬南陽郡古穀國也在灑水之陽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西卒無子國

除建初八年徙封盱爲平春侯

平春縣名屬江夏郡

以奉漢後盱卒于勝嗣初

漢兄尉爲將軍從征戰死封尉子彤爲安陽侯

安陽縣名屬汝南郡古江陽也故城在今豫州新蔡

帝以漢功大復封弟翁爲襄親侯吳氏侯者凡五國初漁陽都

尉嚴宣與漢俱會光武於廣阿光武以爲偏將軍封建信侯

建信縣名屬千

乘國

論曰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

差強人意是倚之也遂見親信是愛之也

諒由質簡而彊力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論語文剛毅謂強而能斷木樸總貌訥忍於言也四者皆仁之質若加文

則成仁矣故言近仁斯豈漢之方乎

方比也

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朴忠而

見信

高祖謂呂后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是見疑也又曰周勃重厚少交安劉氏者必勃是見信也

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

者以有餘爲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

懷依也言若仁義之心足相依信則情無疑阻若彼此之誠未協仁義不足相

依則智若翻以有餘見疑朴者以愚直取信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也

要陽縣名屬幽州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邊俗

尚勇力而延以氣聞歷郡列掾州從事所在職辦

右者三公下三郡縣皆有掾屬續漢志曰建武

十八年立刺史十三人入主一州皆有從事史服佐每郡皆置諸曹掾郡中列掾非一延並爲之故言歷也滎陽屬幽州東觀記云延爲幽州從事

彭寵爲太守召

延署營尉行護軍及王郎起延與吳漢同謀歸光武

續漢書曰并與吳漢同勸寵

延至廣阿拜偏將軍號建功侯從平河北光武卽位以延爲虎牙

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安平侯遣南擊敖倉轉攻酸棗封丘皆拔

封丘二縣名屬陳留郡酸棗故城在今滑州縣也封丘故城在今汴州縣也其夏督駙馬都尉馬武騎都尉劉隆護

軍都尉馬成偏將軍王霸等南伐劉永先攻拔襄邑

續漢書曰時劉永別將許德據襄邑

延政而拔之進取麻鄉

麻鄉縣名故城在今宋州碭山縣東北遂圍永於睢陽數月盡收野麥夜梯

其城入永驚懼引兵走出東門

東觀記云走出魚門然則東門名魚門也

延追擊大破之永棄

軍走譙延進攻拔辭斬其魯郡太守

辭縣名屬魯國故城在今徐州滕縣東南東觀記曰魯郡太守梁丘壽也

而彭

城扶陽杼秋蕭皆降

扶陽縣名屬沛郡杼秋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徐州蕭縣西北杼食放反

又破永沛郡太守斬

之東觀記曰沛郡太守陳修永將蘇茂佼彊周建等三萬餘人

佼彊姓名也周大原伯佼之後也救永共

攻延與戰於沛西大破之永軍亂遁沒溺死者大半永棄城走湖

陵蘇茂奔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修高祖廟置嗇夫祝宰樂人

今彭城縣也臨淮郡名今泗州下邳縣高祖廟在今徐州沛縣東故泗水亭中卽高祖爲亭長之所也嗇夫主知廟事東觀記曰時蓋延因齋戒祠高祖廟三年睢陽復

反城迎劉永反音延復率諸將圍之百日收野穀永乏食突走延追

擊盡得輜重永爲其將所殺永弟防舉城降四年春延又擊蘇茂

周建於蘄蘄縣名屬沛郡有大澤湖新音機進與董憲戰留下皆破之留縣名屬楚國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南因

率平敵將軍龐萌攻西防拔之西防縣名春秋時宋之西防城故城在今宋州單文縣北復追敗周建蘇

茂於彭城茂建亾奔董憲將賁休舉蘭陵城降前書有賁赫音肥今有此姓賁音奔憲聞

之自郟圍休時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勅曰可直往擣郟則

蘭陵必自解擣擊也東觀記作擊字延等曰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

延等遂逐退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

因往攻郟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郟者臣不意故耳今旣奔走賊計

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邾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

延等往來要擊憲別將於彭城邾邳之間戰或日數合頗有剋獲

帝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之東觀記載延上疏辭曰臣幸得受干戈誅逆虜奉

平定已後曾無尺寸可數不得預竹帛之編明詔深及龐萌反攻殺楚郡太守引軍

襲敗延延走北度泗泗水破舟楫壞津梁僅而得免東觀記續漢書皆云

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始令人齒欲相帝自將而東徵延與

大司馬吳漢漢忠將軍王常前將軍王梁捕虜將軍馬武討虜將

軍王霸等會任城討龐萌於桃鄉又竝從征董憲於昌慮皆破平

之六年春遣屯長安九年隗囂死延西擊街泉略陽清水諸屯聚

皆定街泉略陽清水二十一年與中郎將來歙攻河池未剋以病引還拜

爲左馮翊將軍如故續漢書曰視事四十三年增封定食萬戶十五年

薨於位子扶嗣扶卒子側嗣永平十三年坐與舅王平謀反伏誅

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詔封延曾孫恢爲蘆亭侯

東觀記作蘆亭

恢卒子遂

嗣

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也

江夏郡有鄂故此加西也故城在今鄂州向城縣南也

少爲郡吏更始立

以宗室劉嘉爲太常將軍俊爲長史光武徇河北嘉遣書薦俊光

武以爲安集掾

東觀記曰俊初調補曲陽長上曰欲與君爲左右小縣何足貪乎俊卽拜解印綬上以爲安集掾

從擊銅馬於清

陽進至滿陽拜彊弩將軍

華嶠書曰拜爲彊弩偏將軍賜絳衣九百領以衣中堅同心士

與五校戰於安次

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

望而歎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五校引退入漁陽所過虜掠俊

言於光武曰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守壁以絕其食可

不戰而殄也光武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

勅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及軍還光

武謂俊曰因此虜者將軍策也及卽位封俊爲列侯建武二年春

攻匡賊下四縣

匡賊卽匡城縣也東觀記作匡城賊匡城古匡邑也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南

更封新處侯

新處縣名屬中山國

擊頓丘降三城

頓丘縣名屬東郡故城在今魏州頓丘縣北陰安城是也

其秋大司馬吳漢承制拜俊爲

疆弩大將軍別擊金門白馬賊於河內皆破之

金門白馬並山名在今洛州福昌縣西南有金門白

馬水蓋賊起於二水因以爲名

四年轉徇汝陽及項又拔南武陽

南武陽縣名屬泰山郡故城在今滑州曹縣西是時

太山豪桀多擁眾與張步連兵吳漢言於帝曰非陳俊莫能定此

郡於是拜俊太山太守行大將軍事張步聞之遣其將擊俊戰於

羸下

羸縣名屬太山郡羸音盈

俊大破之追至濟南收得印綬九十餘

步時羸私封爵人之印綬稍

攻下諸縣遂定太山五年與建威大將軍耿弇共破張步事在弇

傳時琅邪未平乃徙俊爲琅邪太守領將軍如故齊地素聞俊名

入界盜賊皆解散俊將兵擊董憲於贛榆

贛榆縣名屬東海郡贛音貢

進破胸賊孫

陽平之八年張步畔還琅邪俊追討斬之帝美其功詔俊得專征

青徐

華嶠書曰賜俊書書曰將軍元勳大著威震青徐兩州有警得專征之

俊得撫貧弱表有義檢制軍吏不得

與郡縣相干百姓歌之數上書自請願奮擊隴蜀詔報曰東州新

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猾夏盜賊之處國家已為重憂且勉鎮撫

之十三年增邑定封祝阿侯祝阿縣名屬平原郡明年徵奉朝請二十三年卒

子浮嗣徙封蕪春侯蕪春今蕪州縣也東觀記曰詔書以祝阿益濟南國故徙浮封蕪春侯蕪音所浮卒子專諸嗣專

諸卒子篤嗣

臧宮字君翁潁川邾人也邾縣名今汝州邾城縣也少為縣亭長游徼續漢書曰每十里

盜賊每鄉有游徼掌循禁姦盜也後率賓客入下江兵中為校尉因從光武征戰諸將

多稱其勇光武察宮勤力少言甚親納之及至河北以為偏將軍

從破羣賊數陷陳郤敵光武即位以為侍中騎都尉建武二年封

成安侯成安縣名屬潁川郡明年將突騎與征虜將軍祭遵擊更始將左防韋

顏華嶠書曰字作謙於沮陽酈悉降之三年將兵徇江夏擊代鄉鍾武竹里

皆下之鍾武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中州鍾山縣西南帝使大中大夫華嶠書曰使張明也持節拜宮為輔威

將軍七年更封期思侯

期思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光州固始縣西北

擊梁郡濟陰皆平之十

一年將兵至中盧屯駱越

中盧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襄州襄陽縣南蓋駱越人徙於此因以爲名

是時公孫述將

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

謀畔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

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

門限斷相告曰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言勞軍營宮陳兵大

會擊牛醢酒饗賜慰納之

醢音所宜反說文曰下酒也詩注曰以篋曰醢也

越人由是遂安宮與

岑彭等破荆門別至垂鵲山通道出秭歸至江州岑彭下巴郡使

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沅水

沅水出廣漢解

時宮眾多食少轉輸不至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

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爲所反

反音翻

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

百匹宮矯制取己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噪右步左騎

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兵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

從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衆

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華陽書曰上邽書勞宮賜吏士絳繡六千匹自是乘勝追北降者呂十

萬數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故軍敗者皆謂之北史記樂平曰北者敗也而近代音北爲背失其指矣軍至平陽鄉蜀將王元舉

衆降進拔綿竹破涪城斬公孫述弟恢復攻拔繁郫繁縣名屬蜀郡繁江名因以爲縣名

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郫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郫縣北郫音皮前後收得節五印綬千八百是時大司馬

吳漢亦乘勝進營逼成都宮連屠大城兵馬旌旗甚盛乃乘兵入

小雒郭門歷成都城下張載注蜀都賦云漢武帝元鼎三年立成都郭十八門小雒郭門蓋其數焉至吳漢營飲酒

高會漢見之甚歡謂宮曰將軍向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

照然窮寇難量還營願從它道矣宮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

之進軍咸門成都北而東頭門與吳漢竝滅公孫述帝以蜀新定拜宮爲廣

漢太守十三年增邑更封鄼侯十五年徵還京師呂列侯奉朝請

定封朗陵侯

朗陵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西南

十八年拜太中大夫十九年妖巫

維汜弟子單臣傅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

維或作繼

劫吏人自稱將

軍於是遣宮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

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時顯宗爲

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劫執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亾者但外圍

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也挺解令得逃亾逃亾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

然之卽勅宮徹圍緩賊賊眾分散遂斬臣鎮等宮還遷城門校尉

復轉左中郎將擊武谿賊至江陵降之

武谿水名在今辰州盧谿縣

宮以謹信質樸

故常見任用後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

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宮乃

與楊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

緣邊被其毒痛內國憂其抵突也抵觸虜亾人畜疫死旱蝗赤地赤地言在

地之物皆盡說苑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

再來時或易失

左傳曰大福不再蒯通曰時者難遇而易失也

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

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

謂張掖酒

泉武威金城也

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

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

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

即張良於下邳把所見老父出一編書者

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

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

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亾舍近謀遠者勞

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

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

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

左傳曰國無善政則自取滅於日月之災

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

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

顓臾魯附庸之國魯卿季氏食其十地故

伐而兼之時孔子弟子冉有仕於季氏孔子責之冉有曰今夫顯史附而近季氏之邑今不取惡爲子孫之憂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史而在蕭牆之內也

且北狄尚疆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公羊傳曰見者異辭聞者異辭傳聞者異辭誠能舉天下

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

言兵事者宮永平元年卒諡曰愍侯子信嗣信卒子震嗣震卒子

松嗣元初四年與母別居國除永寧元年鄧太后紹封松弟由爲

朗陵侯

論曰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彊人資附漢之思雖懷

璽紆紱跨陵州縣願解見光武紀白虎通曰天子朱紱諸侯赤紱上廣一尺下廣二尺法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董巴與服志曰古者上下皆有紱所

以殊貴賤也自五霸並興以紱非兵服於是夫紱也殊名詭號千隊爲羣尚未足以爲比功上烈也

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謂誅隗囂戎羯喪其精膽羣帥賈其餘壯

得本匈奴別部分散居於上黨武鄉潞安因魏羯胡此公孫述斯誠雄心尚武之幾先志翫

兵之日錢會也歌習也先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劔而抵掌志馳於伊吾

之北矣

屈原曰撫長劍而玉珥曹植結交篇曰利劍鳴手中說文曰抵側擊也

光武審黃石存包桑

周易否卦九五曰其凶其凶繫于包

繫于包桑也包本也繫于桑本言其固也

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詞幣以禮

匈奴之使

西域傳曰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弟入侍天子以中國初定皆還其

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馬義今贈

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

忍傷黥王之陳乎

平城縣名今雲州定襄縣高祖七年擊韓王信至平城被匈奴圍七日乃解十二年高祖親擊淮南王黥布在陳為流矢所中顛沛狼狽也

音丁 千反

贊曰吳公驚彊寔為龍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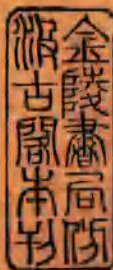
戰國策曰廉頗為人勇驍而愛士白起視瞻不轉者執志

則浮雲

電掃羣孽風行巴梁虎牙猛力功立睢陽宮俊休休是亦鷹

揚詩曰良士休休又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

吳蓋陳臧列傳第八



後漢書十八

耿弇列傳第九

弟國國子秉弇弟夔國弟子棊

後漢書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注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時呂吏二千石自鉅鹿徙

焉武帝時徙吏二千石高資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於諸陵也父況字俠游呂明經爲郎與王莽從弟伋

其學老子於安丘先生稽康聖賢高士傳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持老子經恬淨不求進宦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

見爲平醫後爲朔調連率王莽改上谷郡曰朔調守曰連率弇少好學習父業袁宏書曰弇少學詩禮明銳有權謀

常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隸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漢官儀曰歲終郡試之時講武勒兵

因以校獵高其材力也及王莽敗更始立諸將略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守

令況自曰莽之所置懷不自安時弇年二十一乃辭況奉奏詣更

始因齋貢獻曰求自固之宜及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興起

兵邯鄲弇從吏孫倉衛包於道其謀曰劉子興成帝正統捨此不

歸遠行安之弇按劔曰子興弊賊卒爲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

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

已

麟烏合之眾

麟也音力刃反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

也倉包不從遂亾降王郎奔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

留署門下吏奔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曰定邯鄲光武笑曰小

兒曹乃有大意哉因數召見加恩慰續漢書曰奔還檄與混陳上功德自嫌年

見上也奔因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

議奔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寵南陽上

谷太守卽奔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

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柰何北行入囊中漁陽上谷北接軹垣至波路窮加入囊也光武指

奔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薊中亂續漢書曰奔歸主人食未已薊中擾亂上駕出南城門頗惡絕帶重城中相掠奔既與上相失

以馬與城門亭長乃得出也光武遂南馳官屬各分散奔走昌平就況昌平縣名屬上谷郡今幽州縣故城

在縣東也因說況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奔與景

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目下
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節二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
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
言二郡兵爲邯鄲來衆皆恐旣而悉詣營上謁光武見弁等說曰
當與漁陽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目爲偏將軍使還領其兵
加況大將軍興義侯得自置偏裨弁等遂從拔邯鄲時更始徵代
郡太守趙永而況勸永不應召令詣於光武光武遣永復郡永北
還而代令張曩據城反畔乃招迎匈奴烏桓召爲援助光武召弁
弟舒爲復胡將軍使擊曩破之永乃得復郡時五校賊二十餘萬
北寇上谷況與舒連擊破之賊皆退走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
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遣
苗曾爲幽州牧韋順爲上谷太守蔡充爲漁陽太守並北之部時

光武居邯鄲宮晝卧温明殿

漢趙王如意之殿也殿基在今滄州邯鄲縣內

奔入造牀下請問因

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橫於都內

更始傳曰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

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

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虜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

歸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又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

公不能辦也

辦猶成也音蒲竟反

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

北北據天府之地

前書曰關中所謂金城天府

曰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

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

不可從也今吏士死亾者多矣願歸幽州益發精兵曰集其大計

光武大悅

續漢書曰光武初見奔言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奔曰大王哀厚奔如父子故披赤心爲大王陳事上曰我戲卿耳

乃拜奔爲大將

軍與吳漢北發幽州十郡兵奔到上谷收葦順蔡充斬之漢亦誅

苗曾於是悉發幽州兵引而南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

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奔常將精騎爲軍鋒輒破走之光武

乘勝戰慎水上虜危急殊死戰時軍士疲弊遂大敗奔還壁范陽

數日乃振壁謂築壘也賊亦退去從追至容城小廣陽安次連戰破之容城

縣各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道縣也廣陽國有廣陽縣故曰小廣陽及安次縣名並在今幽州也光武還薊復遣奔與吳漢景丹

蓋延朱祐邳彤耿純劉植岑彭祭遵堅鐔王霸陳俊馬武十三將

軍追賊至潞東及平谷平谷解見光武紀再戰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於

右北平無終土垠之間無終土垠並縣名隔右北平郡無終故城在今漁陽縣土垠故城在今平州西南垠音銀至浚靡而還

浚靡縣名屬右北平故城在今漁陽縣北靡音麻賊散入遼西遼東或爲烏桓貊人所鈔擊略盡

光武卽位拜奔爲建威大將軍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彊弩將軍陳

俊攻厭新賊於敖倉皆破降之建武二年更封好時侯食好時美

陽二縣三年延岑自武關出攻南陽下數城穰人杜弘率其眾呂

從岑奔與岑等戰於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其將士五千

餘人得印綬三百杜弘降岑與數騎遁走東陽身從幸春陵因見

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

平獲索東攻張步呂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四年詔身進攻漁

陽身呂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

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將軍出身舉宗爲國所向陷敵功效

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況聞身

求徵亦不自安遣舒弟國入侍帝善之進封況爲隃麋侯隃麋縣名屬右扶風

都故安西山賊十餘營皆破之望都縣名屬中山國襄母慶都山在南故以名焉故城在今定州唐縣東北故安縣名故城在今易

州易縣東南時征虜將軍祭遵屯良鄉良鄉縣名屬涿郡驍騎將軍劉喜屯陽鄉陽鄉縣名屬涿郡

屬涿郡故城在今幽州故安縣西北

萬分爲兩道呂擊遵喜胡騎經軍都軍都縣屬廣陽郡有軍都山在西北今幽州昌平縣舒襲破其

萬分爲兩道呂擊遵喜胡騎經軍都軍都縣屬廣陽郡有軍都山在西北今幽州昌平縣舒襲破其

衆斬匈奴兩王寵乃退走况復與舒攻寵取軍都五年寵死天子嘉况功使光祿大夫持節迎况

袁宏書曰使光祿大夫樊宏詔况曰惟况功大不宜監察從事邊郡塞苦不足久居其詣行在所

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遣奔與吳漢擊富平獲索賊於西原大

破之降者四萬餘人因詔奔進討張步奔悉收集降卒結部曲置

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從朝陽橋濟河呂

度

朝陽縣各屬濟南郡在朝水之陽今朝城在濟水北有漯河在今齊州臨濟縣東

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

歷下

歷下城在今齊州歷城縣也

又分兵屯祝阿

祝阿今齊州縣也故城在今山莊縣東北

別於太山鍾城列營

數十日待奔奔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

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去

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

巨里聚名也一名巨合城在今齊州全節縣東南也

奔進兵先脅巨里使多

伐樹木揚言曰填塞阬澗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奔欲攻巨里謀來

救之奔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

城陰緩生口令得亾歸歸者曰弁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

萬餘人來救之弁喜謂諸將曰吾所曰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

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爾雅曰山脊曰岡阪者曰阪

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曰示巨里城中城中兇

懼兇恐懼聲音呼勇反費敢悉眾亾歸張步弁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

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

安西安縣名屬齊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淄縣西北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弁進

軍晝中晝中邑名也音胡麥反故城在今西安城東南有瀟水因名焉居二城之間弁視西安城小而堅

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勅諸校會會廝後五日攻西

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弁勅諸將皆辱食前書音義曰未起而牀中食也會

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曰爲宜速攻西安弁曰不然西安

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

拔拔臨淄卽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亾去所謂擊一而得二
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
還奔臨淄并兵合執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
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
藍聞之大懼遂將其眾亾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
步至乃取之呂激怒步步聞大笑曰呂尤來大彤十餘萬眾吾皆
卽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弇況之長子故呼爲大耿又皆疲勞足可摧乎乃
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重姓異名號二十萬至臨淄大
城東將攻弇袁祖書曰弇上書曰臣據臨淄深堦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飢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
步自可獲上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
是實計也敢進故示弱呂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伏齊地曰小步氣
城內有漢景王祠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臨淄水齊國所都卽齊王宮中有壞臺也東觀

記作環臺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弓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

中，奔股，弓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奔明日復勒兵出，是時

帝在魯，聞，奔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奔曰：「劇虜兵盛，可

且閉營休士，弓須上來。」奔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弓待百

官反，欲弓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

無數。城中溝塹皆滿，奔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弓待之。兩

伏兵如鳥之翼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鉅昧水各一名巨

光縣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

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奔曰：「昔韓信破

歷下，弓開基，前書曰齊屯田於歷下以備漢信遊擊之今將軍攻祝阿，弓發迹，此皆齊之西界

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前書曰酈食其說齊王田廣廣降之乃與食其縱酒罷

也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橫、亭、鄒生及田橫降高

帝詔衛尉不聽爲仇

前書曰齊既破橫走居海島高帝召之橫曰臣寧陛下之使郡食其今聞其弟商爲衛尉臣恐懼不敢奉詔高帝詔郡商曰橫卽至

敢動者族之

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

大司徒伏甚卽

隆之父

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

謂貞從帝幸春陵時請收上谷兵定彭寵取張豐平張步等

常曰爲落落難合

落落猶疏闊也

有志者事竟成也弁因復追步步奔平壽

平壽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

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

鑕猶也示必死

弁傳步詣行在

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

東觀記曰弁凡平城陽琅邪高密膠東萊北海濟平原泰山臨淄等

令步兵各召郡人詣旗下眾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

鄉里弁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

祝阿餘

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

六年西拒隗囂屯兵於漆

漆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雍州新平縣也漆水在西

八年從上隴明年與

中郎將來歙分部徇安定北地諸營保皆下之弁凡所平郡四十

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十二年況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復召國弟

廣舉竝爲中郎將弁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曰爲榮

及況卒諡烈侯少子霸襲況爵十三年增封戶邑上大將軍印綬

罷上音時
掌反

曰列侯奉朝請每有四方異議輒召入問籌策年五十六

永平元年卒諡曰愍侯子忠嗣忠曰騎都尉擊匈奴於天山有功

忠卒子馮嗣馮卒子良嗣一名無禁延光中尚安帝妹濮陽長公

主位至侍中良卒子協嗣隃麋侯霸卒子文金嗣文金卒子喜嗣

喜卒子顯嗣爲羽林左監顯卒子援嗣尚桓帝妹長社公主爲河

陽太守後曹操誅耿氏唯援孫弘存焉洪錄注云援字伯緒
官至河東太守也牟平侯舒卒

子襲嗣尚顯宗女隆慮公主襲卒子寶嗣寶女弟爲清河孝王妃

及安帝立尊孝王母爲孝德皇后曰妃爲甘園大貴人帝曰寶元

舅之重使監羽林左車騎位至大將軍而附事內寵與中常侍樊

豐帝乳母王聖等譖廢皇太子爲濟陰王及排陷太尉楊震議者

怨之寶弟子承襲公主爵爲林慮侯林慮即上隆慮也至
此避廢帝諱改焉位至侍中安帝

崩閭太后呂寶等阿附嬖倖其爲不道策免寶及承皆貶爵爲亭

侯遣就國寶於道自殺國除

決錄注曰寶字君達

大貴人數爲耿氏請陽嘉三

年順帝遂詔封寶子箕牟平侯爲侍中呂恒爲陽亭侯承爲羽林

中郎將其後貴人薨大將軍梁冀從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

風有司奏奪其封承惶恐遂亾匿於穰數年冀推迹得之乃并族

其家十餘人

論曰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執則知高祖之廟勝矣

淮陰侯韓信也史記韓信說高祖曰

項王特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也各雖竊寶失天下心今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取秦人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於是漢王舉兵定三秦廟勝謂謀兵於廟而勝敵

弁決策河北定計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弁自尅拔全齊而

無復尺寸功夫豈不懷

懷忠也言豈不思重立大功乎

將時之度數不足呂相容乎三

世爲將道家所忌

史記曰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或曰王離秦之名將擊之必矣容曰不然夫將三代必敗以其殺伐多由其後受其不祥

而耿

氏累葉呂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呂殺止殺乎何其獨能隆也

國字叔慮

東觀記
慮作慮

建武四年初入侍光武拜爲黃門侍郎應對左右

帝曰爲能遷射聲校尉七年射聲官罷拜駙馬都尉父況卒國於

次當嗣上疏曰先侯愛少子霸固自陳讓有詔許焉後歷頓丘陽

翟上蔡令所在吏人稱之徵爲五官中郎將是時烏桓鮮卑屢寇

外境國素有籌策數言邊事帝器之及匈奴莫鞬日逐王比自立

爲呼韓邪單于款塞稱藩願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曰爲天

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僞難知不可許國獨曰臣曰爲宜如孝

宣故事受之

宣帝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款塞請朝帝發所過郡二千騎迎之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湯稱臣而不名

令東扞鮮卑北

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晏閒之警

晏晚也有警急則開門晚也

萬世

有安寧之策也帝從其議遂立比爲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

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二十七年代馮勤爲大司馬又上言宜

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屯五原曰防逃亾永平元年卒官顯宗追

思國言後遂致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如其議焉國二子秉夔

秉字伯初有偉體腰帶八圍博通書記能說司馬兵法尤好將帥之略曰父任爲郎數上言兵事常曰中國虛費邊陲不盍其患專在匈奴曰戰去戰盛王之道顯宗既有志北伐陰然其言永平中召詣省關問前後所上便宜方略拜謁者僕射遂見親幸每公卿會議常引秉上殿訪曰邊事多簡帝心十五年拜駙馬都尉十六年曰騎都尉秦彭爲副與奉車都尉竇固等俱伐北匈奴虜皆奔走不戰而還十七年夏詔秉與固合兵萬四千騎復出白山擊車師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卽後王之子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曰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王曰爲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眾軍不得已遂進竝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十餘萬

頭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

卽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壻

固尚光武女涅陽公主明帝姊也

爵

爲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

麾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

驚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走

出門脫帽抱馬足降

東觀記曰脫帽趨抱馬蹶也

秉將曰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

車師而還明年秋肅宗卽位拜秉征西將軍遣案行涼州邊境勞

賜保塞羌胡進屯酒泉置戍己校尉建初元年拜度遼將軍視事

七年匈奴懷其恩信徵爲執金吾甚見親重帝每巡郡國及幸宮

觀秉常領禁兵宿衛左右除三子爲郎章和二年復拜征西將軍

副車騎將軍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事并見憲傳封秉美陽侯食

邑三千戶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

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戍士卒皆樂爲死永元二年

代桓虞爲光祿勳明年夏卒時年五十餘賜曰朱棺玉衣將作大

匠穿冢假鼓吹五營騎士三百餘人送葬謚曰桓侯匈奴聞秉卒

舉國號哭或至黎而流血黎卽務字古通用也務割也音力私反長子冲嗣及竇憲敗曰秉

寶氏黨國除冲官至漢陽太守曾孫紀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

敬異之稍遷少府紀曰操將篡漢建安二十三年與太醫令吉平

平或作平丞相司直韋況晃煜謀起兵誅操不克夷三族于時衣冠盛門

坐紀罹禍滅者眾矣

夔字定公少有氣決永元初爲車騎將軍竇憲假司馬北擊匈奴

轉車騎都尉三年憲復出河西曰夔爲大將軍左校尉將精騎八

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單于廷於金微山斬闕氏名王已下五千餘

級單于與數騎脫亡盡獲其匈奴珍寶財畜去塞五千餘里而還

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乃封夔栗邑侯

栗邑縣名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白水縣西北

會北單

于弟左鹿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眾八部二萬餘人來居蒲類海上遣使款塞呂夔爲中郎將持節衛護之及竇憲敗夔亦免官奪爵土後復爲長水校尉拜五原太守遷遼東太守元興元年貊人寇郡界夔追斬其渠帥永初三年南單于檀反畔使夔率鮮卑及諸郡兵屯雁門與車騎將軍何熙共擊之熙推夔爲先鋒而遣其司馬耿溥劉祉將二千人與夔俱進到屬國故城單于遣夔鞬日逐王三千餘人遮漢兵夔自擊其左令鮮卑攻其右虜遂敗走追斬千餘級殺其名王六人獲穹廬車重千餘兩馬畜生口甚眾鮮卑馬多羸病遂畔出塞夔不能獨進呂不窮追左轉雲中太守後遷行度遼將軍事夔勇而有氣數侵陵匈奴中郎將鄭馘音元初元年坐徵下獄呂滅死論答二百建光中復拜度遼將軍時鮮

卑攻殺雲中太守成嚴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

馬城縣名屬代郡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秦始

皇初築城輒崩壞其後有馬周章馳走因隨馬迹起城故以名焉

夔與幽州刺史龐參救之追虜出塞而還

後坐法免卒於家

恭字伯宗國弟廣之子也少孤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永平十七

年冬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恭爲司馬與奉車都尉竇固及從

弟駙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乃曰恭爲戊己

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

金蒲城車師後王城廷也今延州蒲昌縣城是也

謁者關寵爲己校尉屯

前王柳中城

柳中即今西州縣

屯各置數百人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

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

武帝元封

中遣江都王蓮女細君爲公主嫁與烏孫昆莫賜乘輿服御官屬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蓋後宣帝賜以博具也

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齎

金帛迎其侍子明年三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恭

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皆爲所殲匈奴遂破殺

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呂毒藥傳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彊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眾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曰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笮謂壓也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貳師大宛中城名昔武帝時使李廣利伐大宛期至貳師城因以為號也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

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曰示虜

東觀記曰恭親自挽籠於是令士且勿飲先和泥塗城并揚示之

虜出不意曰爲神明遂引去時焉耆龜

茲攻歿都護陳睦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其攻恭恭厲士眾擊走之後王夫人先世漢人常

私已虜情告恭又給呂糧餉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
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亾餘數十人單于知
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呂女
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衆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
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龍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卽位
乃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曰爲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
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
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言使將又二
部兵人裁各數十二部謂關龍及恭也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
効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已
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乃
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

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建初元年正月會

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

前書曰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遶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故城在今西州交河縣也斬首

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駝驢馬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

走車師復降

東觀記曰車師太子比持營降

會關寵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

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

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

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自爲虜來大驚羌乃遙呼曰我范

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

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

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

玉門關名屬敦煌郡在今沙州臣賈案酒泉郡又唯存玉門縣據東觀記曰至敦煌明即玉門關也唯

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眾爲恭已下洗沐易衣

冠上疏曰耿恭已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眾連月

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糞弩爲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

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

宜蒙顯爵巨厲將帥及恭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

於是拜爲騎都尉已恭司馬石修爲雒陽市丞張封爲雍營司馬

軍吏范羌爲共丞

共今衛州
共城縣

餘九人皆補羽林恭母先卒及還追行

喪制有詔使五官中郎將

按東漢
記馬嚴

齋牛酒釋服

舊情不
令追服

明年遷長水校

尉其秋金城隴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略詔召入問狀乃遣恭將五

校士三千人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恭屯枹罕數與羌接戰明

年秋燒當羌降防還京師恭留擊諸未服者首虜千餘人獲牛羊

四萬餘頭勒姐

姐音紫又
子也反

燒何羌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初恭

出隴西上言故安豐侯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鴻臚

固卽其子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車騎將

軍防屯軍漢陽呂爲威重由是大忤於防

益恭薦賈同奪其權

及防還監營

譚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坐徵下獄免官歸本郡卒

於家子溥爲京兆虎牙都尉

溥音普漢官儀曰京兆虎牙都尉扶風郡比二千石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護關陵

元初

年擊畔羌於丁奚城軍敗遂歿詔拜溥子宏羣竝爲郎羣字季遇

順帝初爲烏桓校尉

遇或作過

時鮮卑寇緣邊殺代郡太守羣率烏桓及

諸郡卒出塞討擊大破之鮮卑震怖數萬人詣遼東降自後頻出

輒克獲威振北方遷度遼將軍耿氏自中興已後迄建安之末大

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

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云

論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爲大漢羞

蘇武武帝時使匈奴匈奴乃幽囚武於大窖中

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羶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從武北海上無人處二十年乃還也

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

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已至是乎

孟子曰生者我所欲義者亦我所欲二者不可俱捨生而取義也昔

曹子抗質於柯盟

曹子魯大夫曹劌也一曰曹沫史記曰齊桓公與魯莊公會於柯而盟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曰齊疆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城壞壓

境君其圖之桓公乃盡

環魯之侵地而與之盟

相如解見

蓋曰決一旦之負異乎

百死之地也

已爲一漢當疏高爵省十世

左傳曰晉范宣子之殺叔向之弟羊舌肸而囚叔向於是祁奚聞之

見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也

而蘇君恩不及嗣

恭亦終填牢戶追誦龍

蛇之章

已爲歎息

史記曰晉文公返國賞從亾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懸書宮門曰能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天四蛇各入其字一蛇獨怨終不見處也

贊曰好時經武能畫能兵往收燕卒來集漢營請問趙殿醢酒齊

城況舒率從亦既有成國圖久策分此凶狄

謂狄國議立日逐王爲南單子由是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

也秉洽胡情夔單虜迹慊慊伯宗枯泉飛液

耿弇列傳第九

金陵書局所
藏古閣本

後漢書十九

銚期王霸祭遵傳第十

祭遵從弟彤

後漢書二十

唐章懷太子賢注

銚期字次況潁川邠人也長八尺二寸容貌絕異矜嚴有威父猛爲桂陽太守卒期服喪三年鄉里稱之光武略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

漢官儀曰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賊曹主盜賊之事

從徇薊時王郎檄書到薊薊

中起兵應郎光武趣駕出百姓聚觀誼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

馬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趣

周禮隸漢掌譯宮中之事鄭眾曰止行脩道也若今警譯說文釋學編同

眾皆披靡

及至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行至信都曰期爲裨將與傅寬呂晏

俱屬鄧禹徇傍縣又發房子兵禹曰期爲能獨拜偏將軍授兵二

千人寬晏各數百人還言其狀光武甚善之使期別徇真定宋子

攻拔樂陽橐肥纍

樂陽縣名屬常山郡今恆州棠城縣也故城在恆西肥纍故肥子國也漢以爲縣故城在今棠城縣西南並屬真定國

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

兒音五奚反

期先登陷陣手殺五十餘人

被創中額攝幘復戰

攝猶正也

遂大破之王郎滅拜期虎牙大將軍乃因

間說光武曰河北之地界接邊塞人習兵戰號爲精勇今更始失

政大統危殆海內無所歸往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銳之眾曰順

萬人思漢之心則天下誰敢不從光武笑曰卿欲遂前趨邪

唯天子得稱聖

時銅馬數十萬眾入清陽博平

博平縣名屬東郡在今博州縣也

期與諸將迎擊之

連戰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戰所殺傷甚多會光武救至遂大破之

追至館陶皆降之從擊青幘赤眉于射犬賊龔期輜重期還擊之

手殺傷數十人身被三創而戰方力

力苦戰也

遂破走之光武卽位封安

成侯

安成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南也

食邑五千戶時檀鄉五樓賊入繁陽內黃

繁陽縣名故城在今汴州內黃縣東北內黃故城在西北

又魏郡大姓數反覆而更始將卓京

或作原

謀欲相率反鄴城帝曰期爲魏郡太守行大將軍事期發郡兵擊卓京破

之斬首六百餘級京亡入山追斬其將校數十人獲京妻子進擊

繁陽內黃復斬數百級郡界清平督盜賊李熊鄴中之豪而熊弟

陸謀欲反音翻城迎檀鄉或曰告期期不應告者三四期乃召問熊

熊叩頭首服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爲吏儻不若爲賊樂者可歸

與老母往就陸也必以在城中爲吏不如爲賊之樂卽任將母往就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

詣鄴城西門陸不勝愧感自殺曰謝期期嗟嘆曰禮葬之而還熊

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建武五年行幸魏郡曰期爲太中大夫

從還洛陽又拜衛尉期重於信義自爲將有所降下未嘗虜掠及

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諍帝嘗輕與期門近

出前書武帝將出必與北地良家子期於殿門故曰期門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

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爲之回輿而還十年卒東觀記曰期疾病使使

其母問期當封何子期言受國家恩深常懸負如死不知當何以報國何宜封子也上甚憐之帝親臨襚斂贈曰衛尉安成侯印

綬諡曰忠侯子丹嗣復封丹弟統爲建平侯建平縣名屬沛郡故城在今亳州鄆縣西北一名馬頭城後

徙封丹葛陵侯葛陵縣名故城在汝南故劔陽縣也丹卒子舒嗣舒卒子羽嗣羽卒子蔡

嗣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世好文法東觀記曰祖父為郡決曹掾官父為郡決曹掾

儀決曹主罪法事霸亦少為獄吏常慷慨不樂吏職其父奇之遣西學長安

漢兵起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兵竊不自知量

貪慕威德願充行伍光武曰夢想賢士其成功業豈有二哉遂從

擊破王尋王邑於昆陽還休鄉里及光武為司隸校尉道過潁陽

霸請其父願從父曰吾老矣不任軍旅汝往勉之霸從至洛陽及

光武為大司馬已霸為功曹令史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數十人

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

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薊郎移檄購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

將已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掄之說文曰厥厥手相笑也厥音弋支反厥音論或音由此云邪掄語輕重不同霸

慚據而退

據亦慙也音據

光武卽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

恐及至虜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澌音斯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

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眾欲旦前阻水還卽詭曰冰堅可度官屬

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

度監護也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謂霸曰安吾眾得濟免者卿之力也

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今文尚書曰武加此

王度盟津白魚躍入王舟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濟事殆天瑞也曰爲軍正傅關

內侯既至信都發兵攻拔邯鄲霸追斬王郎得其璽綬封王鄉侯

從平河北常與臧宮傅俊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曰斂之

傷者躬親曰養之光武卽位曰霸曉兵愛士可獨任拜爲偏將軍

并將臧宮傅俊兵而曰宮俊爲騎都尉建武二年更封富波侯

屬汝南郡在今豫州四年秋帝幸譙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

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爲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眾又多吾吏士心恐而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眾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賊復聚眾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兩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已微一切之勝也

切猶權時也

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

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曰城降
五年春帝使太中大夫持節拜霸爲討虜將軍六年屯田新安八
年屯田函谷關擊滎陽中牟盜賊皆平之九年霸與吳漢及橫野
大將軍王常建義大將軍朱祐破盜將軍侯進等五萬餘人擊盧
芳將賈覽闔堪於高柳匈奴遣騎助芳漢軍遇雨戰不利吳漢還
洛陽令朱祐屯常山王常屯涿郡侯進屯漁陽璽書拜霸上谷太
守領屯兵如故捕擊胡虜無拘郡界抑納明年霸復與吳漢等四將
軍六萬人出高柳擊賈覽詔霸與漁陽太守陳詡將兵爲諸軍鋒
匈奴左南將軍將數千騎救覽霸等連戰於平城下破之追出塞
斬首數百級霸及諸將還入鴈門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會攻盧芳
將尹由於崞繁峙崞及繁峙皆縣名屬鴈門郡並
今代州縣也有崞山焉崞音郭不克

向侯

向縣名屬沛郡左傳曰葛人入
向案今密州莒縣南又有向城

是時虜勢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尤數

緣邊愁苦詔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

飛狐道在今蔚州飛狐縣北通

馮州懷戎縣即古之飛狐口也

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凡與匈奴

烏桓大小數十百戰頗識邊事數上書言宜與匈奴結和親又陳

委輸可從溫水漕

水經注曰溫修水出上谷居庸關東又東過軍都縣南又東過薊縣北益通以運漕也

呂省陸轉輸之勞

事皆施行後南單于烏桓降服北邊無事霸在上谷二十餘歲三

十年定封淮陵侯

淮陵縣屬臨淮郡

永平二年呂病免後數月卒子符嗣徙

封軼侯

軼縣名屬江夏郡軼音大

卒子度嗣度尚顯宗女浚義長公主爲黃門郎

度卒子歆嗣

祭遵字弟孫

祭音嗣界反

潁川潁陽人也少好經書家富給而遵恭儉惡

衣服喪母負土起墳嘗爲部吏所侵結客殺之初縣中呂其柔也

旣而皆憚焉及光武破王尋等還過潁陽遵言縣吏數進見光武

愛其容儀署爲門下史從征河北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

之光武怒命收避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軍整齊今遵奉
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貫之貫猶赦也曰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

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尋拜爲偏將軍

從平河北呂功封列侯建武二年春拜征虜將軍定封潁陽侯與

驃騎大將軍景丹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騎都尉王梁

臧宮等入箕關箕關解在鄆禹傳南擊引農厭新柏華蠻中賊東觀記曰柏華蠻也弩中

遵口洞出流血眾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自倍遂

大破之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新城縣名屬河南郡今伊闕縣也屯結險隘爲人害詔

遵攻之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厭新柏華餘賊復

與滿合遂攻得霍陽聚有霍陽山故名焉俗謂之張侯城在今汝州西也遵乃分兵擊破降之明

年春張滿飢困城拔生獲之初滿祭祀天地自云當王既執歎曰

識文誤我乃斬之夷其妻子遵引兵南擊鄧奉弟終於杜衍破之

杜行縣名屬河南郡故城
在今鄧州南陽縣西南

時涿郡太守張豐執使者舉兵反自稱無上大

將軍與彭寵連兵四年遵與朱祐及建威大將軍耿弇驍騎將軍

劉喜俱擊之遵兵先至急攻豐豐功曹孟玄執豐降

說文曰玄將上初也玄音古弘字初

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曰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

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爲椎破之豐

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諸將皆引還遵受詔畱屯良鄉

拒彭寵因遣護軍傅立襲擊寵將李豪於路大破之斬首千餘級

相拒歲餘數挫其鋒黨與多降者及寵死遵進定其地六年春詔

遵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漢忠將軍王常捕虜將

軍馬武驍騎將軍劉歆武威將軍劉尚等從天水伐公孫述

續漢書曰上平

廣陽城門設神道閱過諸將

以遵新破漁陽令最在前師次長安時車駕亦至而隗囂不欲漢兵上隴

辭說解故

解故謂解脫事故以爲辭說

帝召諸將議皆曰可且延囂日月之期益封

其將帥已消散之遵曰豨挾姦久矣今若按甲引時則使其詐謀益深而蜀警倍增固不如遂進帝從之乃遣遵爲前行隗囂使其將王元拒隴抵遵進擊破之追至新關及諸將到與囂戰立敗引退下隴乃詔遵軍汧耿弇軍漆征西大將軍馮異軍栒邑大司馬吳漢等還屯長安自是後遵數挫囂事已見馮異傳八年秋復從車駕上隴及囂破帝東歸過汧幸遵營勞饗士卒作黃門武樂良

夜乃罷

黃門者名前書曰是時名們皆集黃門武樂飲千戚以舞也良猶深也或作久

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蓋

復令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

不卻

東觀記曰時遵屯汧詔書曰將軍連年距難累兵即復獨按部功勞爛然兵退無宿戒稀食不產具今乃調度恐力不堪國家知將軍不易亦不遺方今送謙千匹以賜更士

九年春卒於軍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

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曰是重焉漢書及卒愍悼

之尤甚遵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所車駕素服臨之望哭

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

東觀記曰上還幸城門閣過喪車瞻望涕泣

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

親祠曰太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

霍光薨宣帝及上官太后親臨光喪使太中大夫任宣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東觀記曰時

下宣帝臨霍將軍儀令公卿讀祝以爲故事

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博士

范升上疏追稱遵曰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

孔子曰尊五美屏四惡

昔高祖大

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勳臣頌其德美生則寵曰

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

前書曰蕭何奏事不名入門不趨

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

疇等也言功臣死後子孫襲封世世與先人等

丹書鐵券傳於無窮

前書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

斯誠大

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

漢興至此一百餘年言數百者謂以百數之

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曰至德受命先明漢道衰序輔佐

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爲

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

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曰加生厚亡有曰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

月卓高也

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

前書賈山一書曰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博其禮

其小斂大斂可謂盡禮也故臣下竭力盡死以報其上

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

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

西拒隴蜀先登坻上

即龍坻上

深取略陽眾兵既退獨守衝難

衝難衝兵衝也謂吳漢耿弇等悉奔

還唯遵獨留不卻

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

言不侵擾

清名聞於海

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問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

產兕午旨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

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呂家事

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

論語孔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遵為將軍取士

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

雅歌謂歌雅詩也禮記投壺經曰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

烏為其矢之躍而出也矢以柘若柘長二尺八寸無去其皮取其堅而重投之勝者飲不勝者以為優劣也

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

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

爵死有諡爵曰殊尊卑諡曰明善惡臣愚曰爲宜因遵薨論敘眾

功詳案諡法曰禮成之

漢法圖書之

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爲後嗣法帝

乃下升章旨示公卿至葬車駕復臨贈曰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

介士軍陳送葬

容車容飾之車象生時也介士甲士也東觀記曰遣校尉發騎士四百人被立甲兜鍪兵車軍陳送葬

諡曰成侯既

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

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如此

東觀記曰上數嗟嘆衛尉銑顯見上感慟對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

不已羣臣各懷服懼也

無子國除兄午官至酒泉太守從弟彤

彤字次孫早孤曰至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煙火而獨在家側每

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光武初曰遵故拜彤爲黃

門侍郎常在左右及遵卒無子帝追傷之曰彤爲偃師長令近遵

墳墓四時奉祠之彤有權略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爲第一遷襄

賁令

襄賁縣名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南賁音肥

時天下郡國尚未悉平襄賁盜賊白日公

行彤至誅破姦猾殄其支黨數年襄賁政清璽書勉勵增秩一等
賜縑百匹當是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強盛數入塞殺略
吏人朝廷以爲憂益增緣邊兵郡有數千人又遣諸將分屯障塞
帝以彤爲能建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至則勵兵馬廣斥候彤有
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爲士卒鋒數破走之二十一年
秋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虜大奔
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斬首三千餘
級獲馬數千匹自是後鮮卑震怖畏彤不敢復闖塞彤以三虜連
和卒爲邊害

卒終也三虜謂匈奴
鮮卑及赤山烏桓

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

大都護偏何

鮮卑名也

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

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駱驛款塞上貂裘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

後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効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

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効即擊匈奴左伊秩
訾部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
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彤爲人質厚重毅
體貌絕眾撫夷狄自恩信皆畏而愛之故得其死力初赤山烏桓
數犯上谷爲邊害詔書設購賞功責州郡不能禁彤乃率勵偏何
遣往討之永平元年偏何擊破赤山斬其魁帥持首詣彤塞外震
驚意之彤之威聲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來
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十二年徵爲太僕彤在遼東幾
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既嘉其功又美彤清約拜日賜錢百萬馬
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帝每見彤常歎息
曰爲可屬巨重任後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
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

尚書大傳曰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實附邪自吾得

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走邪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邪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門是非罪累侮邪十六年使彤召太僕將萬

餘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於彤

行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曰爲涿邪山彤到不見虜

而還坐逗遛畏懦下獄免彤性沈毅內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數

日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微績不立身死

誠慙恨義不可已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物

若汝也皆爲文簿而上之

身

自詣兵屯效死前行曰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

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召問逢疾狀嗟嘆者良久焉烏桓鮮卑

追思彤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家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

爲立祠四時奉祭焉彤既葬子參遂詣奉車都尉竇固從軍擊車

師有功稍遷遼東太守永元中鮮卑入郡界參坐沮敗下獄死彤

子孫多爲邊吏者皆有名稱

論曰祭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穰苴之倫不能過也

穰侯周亞夫也

為將軍軍於細柳文帝幸其營亞夫持兵指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此真將軍也穰苴齊人田穰苴也齊景公使為將軍使莊賈往饗賈與約曰且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至賈後至於是逐斬莊賈以徇三軍士皆振慄且臨守偏海政移獷俗

獷古猛反又音久永反

徵人請符昌立信

胡貊數級於郊下

徵人謂徵外人徧何等也符驗也為徧何請還自効以驗內屬之信數級謂徧何斬匈奴送首級受賞賜至乃卧鼓

邊亭滅烽幽障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

三十年為一世

言承化久也論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而一省之故曰致感憤

省過也左傳曰不以一省掩大德省音所景反

惜哉畏

法之敝也

畏法猶嚴法也

贊日期啓燕門霸冰虜河祭遵好禮臨戎雅歌彤抗遼左邊庭懷

和

銚期王霸祭遵傳第十

余錢肅局問

汲古閣本

後漢書二十

任李萬邳劉耿列傳第十一

任光子隗

後漢書二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也少忠厚爲鄉里所愛初爲鄉嗇夫郡縣

吏續漢志曰三老游徼郡所署也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漢兵至宛軍人見光

冠服鮮明令解衣將殺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貌長

者乃救全之光因率黨與從賜爲安集掾拜偏將軍與世祖破王

尋王邑更始至洛陽目光爲信都太守及王郎起郡國皆降之光

獨不肯遂與都尉李忠令萬修信都令也功曹阮況五官掾郭唐等續漢志曰五官

掾掾掌諸曹事同心固守廷掾持王郎檄東觀記扶柳縣廷掾詣府白光斬之於市目

徇百姓發精兵四千人城守更始二年春世祖自薊還狼貝不知

所向傳聞信都獨爲漢拒邯鄲卽馳赴之光等孤城獨守恐不能

全獨守無援故恐之聞世祖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卽時開門與李忠萬修

率官屬迎謁世祖入傳舍謂光曰伯卿今執力虛弱欲俱入城藥
子路刀子都兵中何如邪光曰不可世祖曰卿兵少如何光曰可
募發奔命出攻傍縣若不降者恣聽掠之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
致也世祖從之拜光爲左大將軍封武成侯畱南陽宗廣領信都
太守事使光將兵從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
刀子都兵百萬眾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
得檄傳相告語世祖遂與光等投暮入堂陽界投至也堂陽今冀州縣也使騎各持
炬火彌滿澤中光炎燭天地舉城莫不震驚惶怖其夜卽降旬日
之間兵眾大盛因攻城邑遂屠邯鄲迺遣光歸郡城頭子路者東
平人姓爰名曾字子路與肥城劉詡起兵盧城頭盧縣名屬太山郡今濟州縣故號
其兵爲城頭子路曾自稱都從事詡稱校三老寇掠河濟閒眾至
二十餘萬更始立曾遣使降拜曾東萊郡太守今萊州詡濟南太守皆

行大將軍事是歲曾爲其將所殺眾推詡爲主更始封詡助國侯

令能兵歸本郡刀子都者東海人也起兵鄉里鈔擊徐兗界眾有

六七萬更始立遣使降拜子都徐州牧爲其部曲所殺餘黨復相

聚與諸賊會於檀鄉今兖州臨邑縣東北有檀鄉因號爲檀鄉檀鄉渠帥董次仲始

起在平在平縣名屬東郡故城在今博州聊城縣東在音仕疑反遂渡河入魏郡清河與五校合眾十餘

萬建武元年世祖入洛陽遣大司馬吳漢等擊檀鄉明年春大破

降之是歲更封光阿陵侯阿陵縣名屬承郡也食邑萬戶五年徵詣京師奉朝

請其冬卒子隗嗣後阮況爲南陽太守郭唐至河南尹皆有能名

隗字仲和少好黃老清靜寡欲所得奉秩常百賑卹宗族收養孤

寡顯宗聞之擢奉朝請遷羽林左監續漢志曰羽林有左右監二人各六百石主左右羽林騎虎賁中郎

將又遷長水校尉肅宗卽位雅相敬愛數稱其行旨爲將作大匠

前書曰將作少府秦官也景帝更名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將作大匠自建武以來常謁者兼之至隗迺

帝更名將作大匠秩二千石

真焉建初五年遷太僕八年代竇固爲光祿勳所歷皆有稱章和
元年拜司空隗義行內修不求名譽而呂沈正見重於世和帝卽
位大將軍竇憲秉權專作威福內外朝臣莫不震懾時憲擊匈奴
國用勞費隗奏議徵憲還前後十上獨與司徒袁安同心畢力持
重處正鯁言直議無所回隱持重謂守正也執議不移回邪也隱避也語在袁安傳永元四年
薨子屯嗣帝追思隗忠擢屯爲步兵校尉徙封西陽侯西陽縣名屬山陽郡也屯

卒子勝嗣

東觀漢記曰勝字作騰

勝卒子世嗣徙封北鄉侯

北鄉縣名屬齊郡

李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

黃今萊州縣也故城在縣東南

父爲高密都尉

臣賢案東觀記續漢書並云中尉又

郡國志高密侯百官志皇子封每國傅相各一人中尉一人比二千石職如郡都尉主盜賊高密非郡爲都字考誤

忠元始中自父任爲郎署

中數十人而忠獨自好禮修整稱王莽時爲新博屬長

王莽改信都國曰新博郡尉曰

屬長也郡中咸敬信之更始立使使者行郡國卽拜忠都尉官忠遂與

任光同奉世祖自爲右大將軍封武固侯時世祖自解所佩綬自

帶忠

東觀記曰上初至不脫衣帶衣服垢穢使忠解澣長襦忠更作新袍袴解衣小單衣襪而上之

因從攻下屬縣至苦陘

苦陘縣名屬中

山國章帝改曰漢昌自此已後

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唯忠獨無所掠世

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呂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

物賜之

馬色黑而青曰驪

進圍鉅鹿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

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

忠爲校尉忠即時召見責數呂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

家屬在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世祖

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自募

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効

命誠不敢內顧宗親世祖迺使任光將兵救信都光兵於道散降

王郎無功而還會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家屬得全世祖因使忠

還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鄲者誅殺數百人及任光歸郡忠

迺還復爲都尉建武二年更封中水侯

中水縣屬承部前書音義曰此縣在河之閒故曰中水故城在今瀘州樂壽

北食邑三千戶其年徵拜五官中郎將從平龐萌董憲等六年遷

丹陽太守是時海內新定南方海濱江淮多擁兵據土忠到郡招

懷降附其不服者悉誅之旬月皆平忠自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

禮義衰於中國乃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

校亦學也禮記曰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

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悌之行立鄭玄注曰春秋以禮會民於州序也

選用

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閒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

著音直略反

十四年三公奏課爲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病去官

東觀記曰病溼痺免

徵詣

京師十九年卒子威嗣威卒子純嗣永平九年坐母殺純叔父國

除

東觀記曰永平二年

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純琴亭侯純卒子廣嗣

坐純母禮殺威弟季

萬修字君游扶風茂陵人也更始時爲信都尉與太守任光都尉

李忠其城守迎世祖拜爲偏將軍封造義侯及破邯鄲拜右將軍

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槐里侯與揚化將軍堅鐔俱擊南陽未

剋而病卒於軍子普嗣徙封涇氏侯

涇氏縣名屬上黨郡西有涇谷水故以爲名今澤州高平縣也涇音胡涓反

普

卒子親嗣徙封扶柳侯

扶柳縣名故城在今冀州信都縣西

親卒無子國除永初七年鄧

太后紹封修曾孫豐爲曲平亭侯豐卒子熾嗣永建元年熾卒無

子國除延熹二年桓帝紹封修玄孫恭爲門德亭侯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也父吉爲遼西太守彤初爲王莽和成卒正

東觀漢記曰王莽分鉅鹿爲利成郡居下曲陽以彤爲卒正也

世祖徇河北至下曲陽彤舉城降復呂爲太

守畱止數日世祖北至薊會王郎兵起使其將徇地所到縣莫不

奉迎唯和成信都堅守不下彤聞世祖自薊還失軍欲至信都乃

先使五官掾張萬督郵尹綏選精騎二千餘匹緣路迎世祖軍彤

尋與世祖會信都世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眾未合議者多言可

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

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嚮應三輔清宮除道呂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上古呂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其如此者也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執驅集烏合之眾遂震燕趙之地況明公奮二郡之兵揚嚮應之威呂攻則何城不克呂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即日拜彤爲後大將軍和成太守如故使將兵居前北至堂陽堂陽已反屬王郎彤使張萬尹綏先曉譬吏民世祖夜至卽開門出迎引兵擊破白奢賊於中山自此常從戰攻信都復反爲王郎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爲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

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已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

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

卽兵敗走彤家屬得免及拔邯鄲封武義侯建武元年更封靈壽

侯靈壽縣名故城在今恒州靈壽縣西北行大司空事帝入洛陽拜彤太常月餘日轉少府

是年免復爲左曹侍中前書曰侍中有左右曹人侍天子故曰侍中常從征伐六年就國彤卒

子湯嗣九年徙封樂陵侯樂陵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也十九年湯卒子某嗣

嗣史闕名也無子國除元初元年鄧太后紹封彤孫音爲平亭侯音卒子柴

嗣初張萬尹綏與彤俱迎世祖皆拜偏將軍亦從征伐萬封重平

侯綏封平臺侯重平縣名屬渤海郡故城在今安德縣西北臣賈案平臺縣屬常山郡諸本多云平臺者誤也

論曰凡言成事者已功著易顯謀幾初者已理隱難昭幾者事之先見者也斯

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迺議者欲因二郡之眾建入關之

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悟謀夫景同邳彤之廷對其爲幾乎

語曰一言可論語齊定公謂孔子之言也呂興邦斯近之矣

劉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也王郎起植與弟喜從兄歆東觀記曰喜作嘉字其仲歆字

也率宗族賓客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聞世祖從薊還迺開門迎世

祖呂植爲驍騎將軍喜歆偏將軍皆爲列侯時真定王劉揚起兵

呂附王郎眾十餘萬世祖遣植說揚揚乃降世祖因畱真定納郭

后后卽揚之甥也故呂此結之迺與揚及諸將置酒郭氏漆里舍

漆園卽郭氏所居之里名也揚擊筑爲歡因得進兵拔邯鄲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

封植爲昌城侯討密縣賊戰歿子向嗣帝使喜代將植營復爲驍

騎將軍封觀津侯觀津縣名故城在今德州德縣西北喜卒復呂歆爲驍騎將軍封浮陽

侯浮陽縣名屬渤海郡在今浮水之陽今滄州清池縣也喜歆從征伐皆傳國於後向徙封東武陽侯

東武陽縣屬東郡在武水之陽故城在今魏州華陽縣南卒子述嗣永平十五年坐與楚王英謀反國除

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也父艾爲王莽濟平尹莽改定陶國曰濟平也純學於

長安因除爲納言士

王莽法古置納言之官卽尙書也每官皆置士故曰納言士也

王莽敗更始立使舞陰

王李軼降諸郡國純父艾降還爲濟南太守時李軼兄弟用事專

制方面賓客游說者甚衆純連求謁不得通久之迺得見說軼曰

大王呂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時

遇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

奮迅拔起期月之間兄

弟稱王

拔猶率也拔音步末反期音拜

而德信不聞於士民功勞未施於百姓寵祿暴

興此智者之所忌也

前書陳嬰母謂嬰曰暴得富貴者不祥也故云智者之所忌也

兢兢自危猶懼不終而

況沛然自足可已成功者乎

公羊傳曰力沛然若有餘何休注曰沛有餘纒貌

軼奇之且呂其鉅

鹿大姓迺承制拜爲騎都尉授呂節令安集趙魏會世祖渡河至

邯鄲純卽謁見世祖深接之純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它將同

遂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匹世祖北至中山畱純邯鄲會王

郎反

東觀記曰王郎舉尊號欲收純純持節與從更夜遁出城駐節道中詔取行者車馬得數十馳歸宋子與從兒訢宿植俱詣上所存盧奴言王郎所反之狀

世祖自

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

續漢書曰皆衣縑縑

病者衣也

老病者皆載木自隨奉迎於育

左傳曰又如是而陳將說木焉木謂棺也者病者恐死故載以從軍育縣名故城在冀州

拜純爲前將軍封耿鄉侯

鄉元注水經曰即水北有耿鄉光武封耿純爲侯國俗謂之官安城其故城在今恒州臺城縣西南也

訢

宿植皆偏將軍使與純居前降宋子從攻下曲陽及中山是時郡

國多降邯鄲者純恐宗家懷異心迺使訢宿歸燒其廬舍世祖問

純故對曰竊見明公單車臨河北非有府藏之蓄重賞甘餌可已

聚人者也

黃石公記曰芳餌之下必有鯀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純引之

徒曰恩德懷之是故士

衆樂附今邯鄲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族歸命老弱在行猶恐宗

人賓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燒屋室絕其反顧之望世祖歎息及

至鄣世祖止傳舍鄣大姓蘇公反城開門內王郎將李惲純先覺

知將兵逆與惲戰大破斬之從平邯鄲又破銅馬時赤眉青犢上

江大彤鐵脛五幡十餘萬衆並在射犬世祖引兵將擊之純軍在

前去衆營數里賊忽夜攻純雨射營中

矢下如雨也

士多死傷純勒部曲

堅守不動選敢死二千人俱持彊弩各傳三矢使銜枚間行

傳晉繞也

出賊後齊聲呼譟彊弩並發賊眾驚走追擊遂破之馳騎白世祖

世祖明旦與諸將俱至營勞純曰昨夜困乎純曰賴明公威德幸

而獲全世祖曰大兵不可夜動故不相救耳軍營進退無常卿宗

族不可悉居軍中迺純族人耿伋爲蒲吾長

蒲吾縣名屬常山郡故城在今恒州靈壽縣南

悉

令將親屬居焉世祖卽位封純高陽侯擊劉永於濟陰下定陶初

純從攻王郎墮馬折肩時疾發迺還詣懷宮

懷河內縣名有離宮焉

帝問卿兄弟

誰可使者純舉從弟植於是使植將純營純猶目前將軍從時真

定王劉揚復造作讖記云赤九之後瘦揚爲主

漢以火德故云赤也光武於高祖九代孫故云九

揚病瘳欲曰惑眾與綿曼賊交通

綿曼縣名屬真定國故城在今恒州石邑縣西北俗音訛謂之人文故城也

建武

二年春遣騎都尉陳副游擊將軍鄧隆徵揚揚閉城門不內副等

乃復遣純持節行赦令於幽冀所過並使勞慰王侯密勅純曰劉

揚若見因而收之純從吏士百餘騎與副隆會元氏俱至真定止

傳舍揚稱病不謁呂純真定宗室之出

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也

遣使與純書欲相

見純報曰奉使見王侯牧守不得先詣如欲面會宜出傳舍時揚

弟林邑侯讓及從兄細

東觀記續漢書細並作紺

各擁兵萬餘人揚自恃眾強而純

意安靜卽從官屬詣之兄弟並將輕兵在門外揚入見純純接曰

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入迺閉閣悉誅之因勒兵而出真定震怖

無敢動者帝憐揚讓謀未發並封其子復故國純還京師因自請

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聖帝受命備位列將爵爲通侯

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自効帝笑曰卿旣治武

復欲修文邪迺拜純爲東郡太守時東郡未平純視事數月盜賊

清寧四年詔純將兵擊更始東平太守范荆荆降進擊太山濟南

及平原賊皆平之居東郡四歲時發千長有罪純案奏圍守之奏

未下長自殺純坐免呂列侯奉朝請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

小數千隨車駕涕泣曰願復得耿君帝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胄

爲軍吏耳治郡迺能見思若是乎六年定封爲東光侯

東光今滄州縣也續漢書曰六

年上令諸侯就國純上書自陳前在東郡案誅涿郡太守宋英親屬今國屬涿誠不自安制書報曰侯前奉公行法宋英久吏曉知義理何時當以公事相是非然受堯舜之罰者不能受己也已更擇國土令侯無介然之憂乃更封純爲東光侯也純辭就國帝曰文帝謂周勃丞相吾所重君爲

我率諸侯就國今亦然也純受詔而去至鄴賜穀萬斛到國弔死

問病民愛敬之八年東郡濟陰盜賊羣起遣大司空李通橫野大

將軍王常擊之帝呂純威信著於衛地

東郡舊衛地也

遣使拜太中大夫使

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

戰而還璽書復呂爲東郡太守吏民悅服十三年卒官謚曰成侯

子阜嗣植後爲輔威將軍封武邑侯

武邑縣名屬信都今冀州縣也

宿至代郡太守封

遂鄉侯訢爲赤眉將軍封著武侯從鄧禹西征戰死雲陽凡宗族

封列侯者四人關內侯者三人爲二千石者九人卓徙封莒鄉侯
永平十四年坐同族耿歙與楚人顏忠辭語相連國除建初二年
肅宗追思純功紹封阜子盱爲高亭侯盱卒無嗣帝復封盱弟騰
續漢書云封騰高亭侯也卒子忠嗣忠卒孫緒嗣

贊曰任邳識幾嚴城解扉

解猶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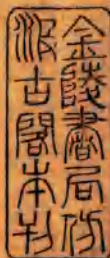
委佗還旅二守焉依

委音於危反佗音移行貌也旅眾也還旅

謂自薊而還也二守謂任光爲信都太守邳彤爲和成太守也左傳曰平王東遷晉鄭焉依言光武失軍而南還依任邳以成功

純植義發奉兵佐威

任李萬邳劉耿列傳第十一



後漢書二十一

朱景王杜馬劉傅堅馬列傳第十二

後漢書二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朱祐字仲先南陽宛人也

東觀記曰祐作
而避安帝諱

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

復陽縣
名屬南

陽郡往來舂陵世祖與伯升皆親愛之伯升拜大司徒呂祐為護軍

前書曰護軍都尉秦官平
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也及世祖為大司馬討河北復呂祐為護軍常見

親幸舍止於中祐侍讌從容曰長安亂政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

也日角解在
先武紀世祖曰召刺姦收護軍王莽置左右刺
姦使督姦猾祐乃不敢復言從征

河北常力戰陷陣續漢書曰祐至南嶽為
賊所傷上親候視之呂為偏將軍封安陽侯世祖即

位拜為建義大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堵陽侯堵陽縣名屬南陽郡故城
在今唐州方城縣堵音者冬

與諸將擊鄧奉於滎陽祐軍敗為奉所獲明年奉破乃肉袒因祐

降帝復祐位而厚加慰賜遣擊新野隨皆平之隨縣名屬南陽郡故
城在今隨州隨縣也延岑

自敗於穰遂與秦豐將張成合祐率征虜將軍祭遵與戰於東陽

大破之

東陽縣名在南陽

臨陣斬成延岑敗走歸豐祐收得印綬九十七

東觀記曰

收得所盜茂陵武帝朝衣印綬

進擊黃郵降之賜祐黃金三十斤四年率破姦將軍侯

進輔威將軍耿植代征南大將軍岑彭圍秦豐於黎丘破其將張康於蔡陽斬之帝自至黎丘使御史中丞李由持璽書招豐豐出惡言不肯降車駕引還勅祐方略祐盡力攻之明年夏城中窮困豐乃將其母妻子九人肉袒降祐轡車傳豐送洛陽斬之大司馬吳漢劾奏祐廢詔受降違將帥之任帝不加罪祐還與騎都尉臧宮會擊延岑餘黨陰鄧筑陽三縣賊悉平之祐爲人質直尙儒學將兵率衆多受降呂克定城邑爲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多曰此怨之九年屯南行唐拒匈奴

行唐今恒

十二年增邑定封

高侯

高縣名屬平原郡

食邑七千三百戶

東觀記曰祐自陳功薄而國大

州縣也

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許

十五年朝京師上大將軍印綬因畱奉朝請祐奏古者

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爲公帝卽施行又奏宜令三公並去大名曰法經典後遂從其議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舍我講乎

已有舊恩數蒙賞賚

東觀記曰上在長安時嘗與祐共買蜜合藥上追念之賜祐白蜜一石問何如在長安時共買蜜乎其親厚如此

二十

四年卒子商嗣商卒子演嗣永元十四年坐從兄伯爲外孫陰皇后巫蠱事免爲庶人

和帝陰后吳房侯陰綱女也爲巫蠱事廢

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演子沖

爲侯

景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也少學長安王莽時舉四科

東觀記曰王莽時舉有德行能

言語通政事明文學之士

丹曰言語爲固德侯相有幹事稱遷朔調連率副貳

刺調上谷也副

貳屬令也

更始立遣使者徇上谷丹與連率耿況降復爲上谷長史王郎

起丹與況共謀拒之況使丹與子舛及寇恂等將兵南歸世祖世

祖引見丹等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然

王郎將帥數云欲發二郡兵以拒光武時

何意二郡良爲吾來

東觀記曰上在廣阿關外有大兵自來登城勅

光武聊應然之猶今兩軍遙相戲弄也

兵在西門樓上問何等兵丹等對曰上谷漁陽兵上曰

爲誰來乎對曰爲劉公卽請丹入人人勞勩恩意甚備

丹爲偏將軍號奉義侯從擊王郎將兒宏等於南嶽

戰漢軍退卻

續漢書曰南嶽賊迎擊上營得上鼓車輻重數乘也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餘

里死傷者從橫丹還世祖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

樂可言邪遂從征河北世祖卽位呂讖文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

司馬眾咸不悅詔舉可爲大司馬者

東觀記曰讖文曰孫咸征狄也羣臣所推唯吳

漢及丹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是其人也然矣將軍有建大策之

勲謂發漁陽兵也又誅苗幽州謝尙書其功大

黃管謝躬舊制驃騎將軍官與大司馬相兼也

前書武帝置大司馬號大將軍驃騎將軍也乃呂吳漢爲大司馬而拜丹爲驃騎大

將軍建武二年定封丹櫟陽侯帝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

不過櫟陽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呂封卿耳

前書武帝

謂朱員臣之詞

丹頓首謝秋與吳漢建威大將軍耿弇建義大將軍朱祐執

金吾賈復偏將軍馮異强弩將軍陳俊左曹王常騎都尉臧宮等

從擊破五校於蕤陽

聚名也解見光武紀

降其眾五萬人會陝賊蘇況攻破弘

農生獲郡守丹時病

東觀記曰丹從上至懷病瘡見上在前瘡發寒慄上笑曰聞壯士不病瘡今漢大將軍反病瘡邪使小黃門扶起賜醫藥還歸洛陽

病遂加帝曰其舊將欲令强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賊迫近京師但

得將軍威重卧曰鎮之足矣丹不敢辭乃力疾拜命將營到郡

續漢書曰將營兵西到弘農也

十餘日薨子尙嗣徙封余吾侯

余吾縣名屬上黨故城在今潞州屯留縣西北

尙卒子苞

嗣苞卒子臨嗣無子國絕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苞弟遠爲監亭

侯

王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也爲郡吏太守彭寵曰梁守狐奴令與

蓋延吳漢俱將兵南及世祖於廣阿拜偏將軍旣拔邯鄲賜爵關

內侯從平河北拜野王令與河內太守寇恂南拒洛陽北守天井

關朱鮪等不敢出兵世祖曰爲梁功及卽位議選大司空而赤伏

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

玄武北方之神龜蛇合體

帝曰野王衛之所徙

史記曰商元君自濮陽徙於野王

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擢拜梁爲大司空封武彊

侯建武二年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檀鄉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

而梁輒發野王兵帝曰其不奉詔勅令止在所縣而梁復曰便宜

進軍帝曰梁前後違命大怒遣尙書宗廣持節軍中斬梁廣不忍

乃檻車送京師旣至赦之月餘曰爲中郎將行執金吾事北守箕

關擊赤眉別校降之三年春轉擊五校追至信都趙國破之悉平

諸屯聚冬遣使者持節拜梁前將軍四年春擊肥城文陽拔之

肥城

縣名屬太山郡故城在今濟州平原縣東南文音汝故城在今兗州泗水縣西

進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擊佼彊蘇茂於

楚沛間拔大梁鬻桑

前書音義曰鬻桑縣名或曰城名史記張敖與齊楚會戰鬻桑

而捕虜將軍馬武偏將

軍王霸亦分道並進歲餘悉平之五年從救桃城破龐萌等梁戰

尤力拜山陽太守鎮撫新附將兵如故數月徵入代歐陽歙爲河

南尹梁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

年有司劾奏之梁慙懼上書乞骸骨乃下詔曰梁前將兵征伐眾

人稱賢故擢典京師建議開渠爲人興利旅力旣愆迄無成功

旅眾也愆

過也言眾力已過而功不成百姓怨讟談者謹誨

謹誨

雖蒙寬宥猶執謙退君子成

人之美

論語載孔子之言也

其呂梁爲濟南太守十三年增邑定封阜成侯

阜成屬勃

海今冀州縣十四年卒官子禹嗣禹卒子堅石嗣堅石追坐父禹及弟平

與楚王英謀反棄市國除

杜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也初歸光武於河北爲中堅將軍常從

征伐世祖卽位拜大將軍封樂鄉侯

樂鄉屬信都國

北擊五校於眞定進降

廣平建武二年更封苦陘侯與中郎將王梁擊五校賊於魏郡清

河東郡悉平諸營保降其持節大將三十餘人

續漢書曰降其渠帥大將軍杜猛持節光祿大夫董

三郡清靜道路流通明年遣使持節拜茂爲驃騎大將軍擊沛郡

拔芒

芒縣名也郡國志曰後名陽離屬沛國

時西防復反迎佼彊五年春茂率捕虜將軍馬

武進攻西防數月拔之彊奔董憲東方旣平七年詔茂引兵北屯

田晉陽廣武

廣武縣名屬太原郡

九年與鴈門太守郭涼擊盧芳將

尹由於繁峙

繁峙縣名今代州縣也

芳將賈覽率胡騎萬餘救之茂戰軍敗引入

樓煩城

樓煩縣名屬鴈門郡故城在今代州崞縣東北崞音郭

時盧芳據高柳與匈奴連兵數寇邊民

帝患之十二年遣謁者段忠將眾郡弛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

卒築亭候修烽火又發委輸金帛繒絮供給軍士并賜邊民冠蓋

相望茂亦建屯田驢車轉運先是鴈門人賈丹霍匡解勝等爲尹

由所略由呂爲將帥與其守平城丹等聞芳敗遂共殺由詣郭涼

涼上狀皆封爲列侯詔送委輸金帛賜茂涼軍吏及平城降民自

是盧芳城邑稍稍來降涼誅其豪右郇氏之屬鎮撫羸弱旬月間

鴈門且平芳遂亡入匈奴帝擢涼子爲中郎宿衛左右涼字公文右北平人也身長八尺氣力壯猛雖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略尤曉邊事有名北方初幽州牧朱浮辟爲兵曹掾擊彭寵有功封廣武侯十三年增茂邑更封脩侯脩縣名屬信都國也十五年坐斷兵馬廩兼斷猶割殺也使軍吏殺人免官削戶邑定封參遼鄉侯十九年卒子元嗣永平十四年坐與東平王等謀反滅死一等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茂孫奉爲安樂亭侯

馬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也少爲縣吏世祖徇潁川呂成爲安集掾調守邾令邾縣名今汝州縣也及世祖討河北成卽棄官步負追及於滿陽

呂成爲期門從征伐世祖卽位再遷護軍都尉建武四年拜揚武將軍督誅虜將軍劉隆振威將軍宋登射聲校尉王賞發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時帝幸壽春設壇場祖禮遣之應劭風俗通曰

謹按禮傳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游舟車所至足跡所建靡不窮覽故祀呂爲神州祖也

進圍憲於舒命諸軍各深溝高壘

憲數挑戰成堅壁不出守之歲餘至六年春城中食盡乃攻之遂

屠舒斬李憲追擊其黨與盡平江淮地七年夏封平舒侯

平舒屬代郡

年從征破隗囂呂成爲天水太守將軍如故冬徵還京師九年代

來歙守中郎將率武威將軍劉尙等破河池遂平武都

河池縣一名仇池屬武都郡今

鳳州縣也明年大司空李通罷呂成行大司空事居府如真數月復拜揚

武將軍十四年屯常山中山呂備北邊并領建義大將軍朱祐營

又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

西河今勝州富昌縣也渭橋本名橫橋在今咸

陽縣東南

河上至安邑

前書曰河上地名故秦內史高帝二年改爲河上郡武帝分爲左馮翊

太原至并陘

太原今并州也并陘今屬常山郡常

山今恒州縣也

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在事五六年帝呂成

勤勞徵還京師邊人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屯及南單于保塞

北方無事拜爲中山太守上將軍印綬領屯兵如故二十四年南

擊武谿蠻賊無功

武谿水在今辰州盧谿縣西

上太守印綬二十七年定封全椒侯

全椒縣名今滁州縣也

就國三十二年卒子衛嗣衛卒子香嗣徙封棘陵侯香卒

子豐嗣豐卒子玄嗣玄卒子邑嗣邑卒子醜嗣桓帝時邑罪失國

延熹二年帝復封成玄孫昌爲益陽亭侯

劉隆字元伯南陽安眾侯宗室也王莽居攝中隆父禮與安眾侯

崇起兵誅莽事泄隆呂年末七歲故得免及壯學於長安更始拜

爲騎都尉謁歸謁請也謂請假歸也迎妻子置洛陽聞世祖在河內卽追及於

射犬呂爲騎都尉與馮異其拒朱鮪李軼等軼遂殺隆妻子建武

二年封亢父侯亢父縣名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四年拜誅虜將軍討李憲憲平遣

隆屯田武當武當今均州縣也十一年守南郡太守歲餘上將軍印綬十三

年增邑更封竟陵侯是時天下墾田多不呂實又戶口年紀互有

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

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

畱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

由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也帝怒時顯宗爲東海公

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呂嬰田相方耳帝曰卽如此

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

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

對於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明年隆坐徵下獄其疇輩十餘人

皆死帝呂隆功臣特免爲庶人明年復封爲扶樂鄉侯呂中郎將

副伏波將軍馬援擊交阯蠻夷徵側等隆別於禁谿口破之交阯郡

有金溪穴相傳音訛謂之禁溪則徵側等所收處也其地今平州新昌縣也麗音糜冷音零獲其帥徵貳徵側之妹斬首千餘級降者

二萬餘人還更封大國爲長平侯長平縣屬汝南郡及大司馬吳漢薨隆爲

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隆奉法自守視事八歲上將軍印綬罷賜

養牛上樽酒十斛

前書音義曰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樽
稷米一斗爲中樽粟米一斗爲下樽也

昌列侯奉朝請三十

年定封慎侯

慎縣名屬汝南郡也

中元二年卒諡曰靖侯子安嗣

傅俊字子衛潁川襄城人也世祖徇襄城俊昌縣亭長迎軍拜爲

校尉襄城收其母弟宗族皆滅之從破王尋等

東觀記曰傅俊從上進擊王尋等於陽關漢兵反走

還汝水上上目手飲水澡照鬚眉巖

垢謂俊曰今日罷倦甚諸卿盪盪耶昌爲偏將軍別擊京密破之遣歸潁川收

葉家屬及世祖討河北俊與賓客十餘人北追及於邯鄲上謁世

祖使將潁川兵常從征伐世祖卽位昌俊爲侍中建武二年封昆

陽侯三年拜俊積弩將軍與征南大將軍岑彭擊破秦豐因將兵

徇江東揚州悉定七年卒諡曰威侯子昌嗣徙封蕪湖侯

蕪湖縣名屬丹陽郡

建初中遭母憂因上書曰國貧不願之封乞錢五十萬爲關內侯

肅宗怒貶爲關內侯竟不賜錢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昌子鐵爲

高置亭侯

堅鐔字子伋

東觀記倣作皮

潁川襄城人也爲郡縣吏世祖討河北或薦鐔

者因得召見曰其吏能署主簿又拜偏將軍從平河北別擊破大

搶於盧奴世祖卽位拜鐔揚化將軍封灑強侯

灑強縣名屬汝南郡蓋音於斯反

與諸

將攻洛陽而朱鮪別將守東城者爲反聞私約鐔晨開上東門

上東門洛陽

陽故城東面北頭第一門也

鐔與建義大將軍朱祐乘朝而入與鮪大戰武庫下

洛陽

記曰建始殿東有太倉倉東有武庫藏兵之所

殺傷甚衆至旦食乃罷朱鮪由是遂降又別擊內

黃平之建武二年與右將軍萬脩徇南陽諸縣而堵鄉人董訢反

宛城獲南陽太守劉麟鐔乃引軍赴宛選敢死士夜自登城斬關

而入訢遂棄城走還堵鄉鄧奉復反新野攻破吳漢時萬脩病卒

鐔獨孤絕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鐔食

蔬菜與士卒共勞苦每急輒先當矢石

石謂發石曰投人也墨子曰備城者積石百枚重十鈞已上者

身被

三創曰此能全其衆及帝征南陽擊破訢奉曰鐔爲左曹常從征

伐六年定封合肥侯二十六年卒子鴻嗣鴻卒子浮嗣浮卒子雅

嗣

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也少時避讎客居江夏王莽末竟陵西陽三老起兵於郡界武往從之從入綠林中遂與漢軍合更始立呂武爲侍郎與世祖破王尋等拜爲振威將軍與尙書令謝躬共攻王郎及世祖拔邯鄲請躬及武等置酒高會因欲呂圖躬不剋旣罷獨與武登叢臺

故趙王臺也在今潞州邯鄲城中

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

騎欲令將軍將之何如武曰驚怯無方略世祖曰將軍久將習兵豈與我掾史同哉武由是歸心及謝躬誅死武馳至射犬降世祖見之甚悅引置左右每勞饗諸將武輒起斟酌於前世祖呂爲歡復使將其部曲至鄴武叩頭辭呂不願世祖愈美其意因從擊羣賊世祖擊尤來五幡等敗於慎水武獨殿還陷陣故賊不得迫及

殿鎮後也音丁殿反
言兵敗而鎮其後也

進至安定次小廣陽

即廣平亭也在
幽州范陽縣西南
呂有廣陽國故城此亭爲小廣陽也

武常

爲軍鋒力戰無前諸將皆引而隨之故遂破賊窮追至平谷浚靡

而還

平谷縣名屬瀋陽郡浚靡縣名屬右北平郡靡音糜

世祖卽位呂武爲侍中騎都尉封山都侯

建武四年與虎牙將軍蓋延等討劉永武別擊濟陰下成武楚丘

拜捕虜將軍明年龐萌反攻桃城武先與戰破之會車駕至萌遂

敗走六年夏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西擊隗囂漢軍不利引下隴囂

迫急武選精騎還爲後拒身被甲持戟奔擊殺數千人囂兵乃退

諸軍得還長安十三年增邑更封郃侯

郃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
德州平原縣西南郃音俞

將兵北

屯下曲陽備匈奴坐殺軍吏受詔將妻子就國武徑詣洛陽上將

軍印綬削戶五百定封爲揚虛侯因畱奉朝請帝後與功臣諸侯

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禹先

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

行修整何爲不掾功曹餘各引次對至武曰臣引武勇可守尉督

盜賊帝笑曰且勿爲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爲人嗜酒闕達敢

言闕達大度也敢言謂言果敢而無所隱也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

縱之引爲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回曲也曲法以容也遠

方貢珍甘必先徧賜列侯而太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引吏

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二十五年武引中郎將將兵擊武

陵蠻夷還上印綬顯宗初西羌寇隴右覆軍殺將朝廷患之復拜

武捕虜將軍引中郎將王豐副與監軍使者竇固右輔都尉陳訢

將烏桓黎陽營三輔募士光武置黎陽營見鄧訓傳涼州諸郡羌胡兵及弛刑合四

萬人擊之到金城浩亶與羌戰浩亶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廣武縣西南浩音問亶首門斬首六

百級又戰於洛都谷爲羌所敗溫水一名洛都水西自吐谷渾界入在今緜州溫水縣死者千餘人羌

乃率眾引出塞武復追擊到東西邯大破之元水經注曰邯川城左右有邯山北出南經邯亭注于河

以此水分流謂之東西耶
也在今鄆州化陰縣東

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人餘皆降散

武振旅還京師增邑七百戶并前千八百戶永平四年卒子檀嗣

坐兄伯濟與楚王英黨顏忠謀反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武

孫震爲膠亭侯

膠音胡巧
又力彫反

震卒子側嗣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曰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

感會風雲奮其智勇

風雲已具
聖公傳

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

易通卦驗曰
黃佐命鄭玄

注曰黃者火之子佐命張
頁是也已上皆華嶠之辭

議者多非光武不曰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

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曰焉爾若乃王道旣衰降及

霸德

玉謂周也霸謂
齊桓晉文公

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

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

史記曰管仲隰朋修齊國之政齊人皆悅事之管子曰
管仲寢疾桓公問之若不可諱政將安移之對曰隰朋

可國語云文公使趙衰爲卿辭曰先軫有謀臣不若也
乃使先軫佐下軍公曰趙衰其所讓皆社稷之備也

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

扶王運皆武人屈起

屈起猶勃起
也音其勿反

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

灌嬰睢陽販
繒者樊噲沛

人以屠狗爲事皆從高祖也言天下依倚而取平也

或崇呂連城之賞或任呂阿衡之地樊噲封爲舞陽侯灌嬰爲丞

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蕭何爲丞相爲人請上林中空地上大怒乃下廷尉械繫之燕

平卽軍中斬噲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韓信封爲淮陰侯人上書告信反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

彭越爲梁王呂后令其舍人告越謀反遂夷宗族刑法志曰夷三族者梟其首梟其肉彭越韓

信皆受此誅貴爲自茲呂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自高祖至于孝武凡五代

多抱關之怨世及謂父子相讎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爲禮抱關謂守門者前書其懷道

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

矯正也違失也枉曲也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

所加特進朝請而已鄧禹爲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好時侯食邑觀其治

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目政齊之目刑者乎論語曰導之以政齊

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格正也若以上法繩正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

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
難塞並列則其敝未遠參任謂兼勳賢而任之則羣臣之心各有覬望
故難塞也若遵高祖並用功臣則其敝未遠不得不校

其勝否即曰事相權

勝否猶可否即就也權謂不其輕重

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

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

休咎

賈復傳曰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遂不用是時列侯唯
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也

其餘並優呂寬科

完其封祿莫不終曰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呂爲高祖悉用蕭曹

故人

前書曰上望見諸將往往偶語張良曰此謀反耳陛下起
布衣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耳相聚謀反也見高紀

而郭伋亦譏南陽多

顯郭伋傳曰光武以伋爲并州牧帝引見伋因言選補眾
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也帝深納其言鄭興又戒功臣專任

鄭興傳曰興禮

爲太中大夫上疏曰道路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

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

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

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

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

驃騎大將軍參議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侯萬修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太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鮑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揚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太傅宣德侯卓茂

贊曰帝績思又庸功是存

庸勲也言將血帝績則念勲功之臣也

有來羣后捷我戎軒

捷勝也謂

寇鄧之徒翼佐王烈戎車所至皆克捷也

婉變龍姿儷景同翻

婉變猶親愛也龍姿謂光武也儷齊也偶也言諸將齊景翻飛而舉大功也

朱景王杜馬劉傅堅馬列傳第十二

後漢書卷二十二

後漢書二十二

全宋文卷同陽

竇融列傳第十三

弟子固 曾孫章 玄孫章

後漢書二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七世祖廣國孝文皇后之弟封章武

侯

章武縣屬勃海郡故城在今滄州營縣也

融高祖父宣帝時官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融早

孤王莽居攝中爲強弩將軍司馬

強弩將軍卽莽明義侯王俊

東擊翟義還攻槐里

槐里趙明霍鴻等起兵以應翟義王邑等破義還合軍擊明鴻等滅之融時隨其軍也見前書

呂軍功封建武男

東觀記續漢書並云靈武男

女弟

爲大司空王邑小妻家長安中出入貴戚連結閭里豪傑呂任俠

爲名然事母兄養弱弟內修行義王莽末青徐賊起太師王匡

請融爲助軍與其東征及漢兵起融復從王邑敗於昆陽下歸長

安漢兵長驅入關王邑薦融拜爲波水將軍

前書音義曰波水在長安南

賜黃金千

斤引兵至新豐莽敗融呂軍降更始大司馬趙萌萌呂爲校尉甚

重之薦融爲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尙擾不欲出關而高

祖父嘗爲張掖太守從祖父爲護羌校尉從弟亦爲武威太守累

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

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漢邊郡皆屬國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自

守此遺種處也遺種也可以保全不畏絕滅兄弟皆然之融於是日往守萌守猶求也辭讓

鉅鹿圖出河西圖謀也萌爲言更始乃得爲張掖屬國都尉融大喜卽

將家屬而西旣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虜也甚得其歡心河西翕然

歸之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前書音義曰庫姓卽倉庫吏後也今羌中有姓庫音舍云承鈞之後也

張掖都尉史苞三輔決錄注苞字叔文茂陵人也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並州

郡英俊融皆與爲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

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斗峻絕也前書曰咸山斗入海不同心戮力勦并也則不

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巨相率當推一人爲大將軍其全五郡觀

時變動議旣定而各謙讓以呂融世任河西爲吏人所敬向乃推

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是時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並
孤立無黨乃其移書告示之二人卽解印綬去於是呂梁統爲武
威太守史苞爲張掖太守竺曾爲酒泉太守辛彤爲敦煌太守庫
鈞爲金城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職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
民俗質樸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修兵馬習戰射

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

赴敵不失期契也

每輒自破之其後匈奴懲又

懲則也說文云又亦懲也

稀復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

服親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飢者歸之不絕融等遙聞光武
卽位而心欲東向呂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
融等從受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
士張玄游說河西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
効今卽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殆雖悔無

及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

項羽謂高祖曰願與沛公決雌雄

當各據其土宇與隴蜀合

從

前書音義曰以利入爲從以威勢相脅曰橫

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

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漢承堯運

左傳曰周唐氏

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爲御龍氏春秋時晉州士會卽其後也士會奔秦後歸晉其處者爲劉氏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魏遷大梁都于豐號豐公卽太上皇父也故曰漢承堯運

歷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

謂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

自前世博物道術

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

前書成帝時谷永上書曰

陸下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前紀哀帝時夏賀良言赤精子讖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矣

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

劉子駿叔冀應符命

及莽末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爲天子遂謀立

子駿事覺被殺出謂百姓觀者曰劉秀眞汝主也皆近事暴著

也也智者所共見也除言天命且曰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

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

當也諸郡太守各有賓客或同或異融小心精詳遂決策東向五

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

招之呂暹囂述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卽與俱還帝見鈞歡甚

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

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

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

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

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趙嗣通曰與楚卽楚勝與漢卽漢捷呂此言

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

一會言時難得而易矣也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周室微霸齊桓晉文輔之以霸天下欲三

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呂時定刪通說韓信曰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天下未并吾與爾絕

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秦胡亥時南海尉任

真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雖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爲國故召公卽令行南國尉事地理志曰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越之分地

此爲七郡也效致也
流俗本作教者誤也

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今曰黃金二百

斤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旣至河西咸驚曰爲

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之情融卽復遣鈞上書曰臣融

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

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猶守持一隅曰委質則易爲辭曰納忠則易

爲力書不足曰深達至誠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曰底裏上露長

無纖介底裏皆露
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

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

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

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曰用心謹遣同產

弟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
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

馬席封閒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
書席皆作虞字帝復遣席封賜融友書所曰尉藉之

甚備

尉藉解見
隗囂傳

融既深知帝意乃與隗囂書責讓之曰伏惟將軍國

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

謂漢遭王
莽篡奪也

守節不

同

同邪

承事本朝後遣伯春

子卿
之字也

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効融

等所曰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悁之間

情志

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

言違背
光武也

委成功造難就

委棄

去從議爲橫

謀

去從背山東也
爲橫通西蜀也

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

曰至於此

言隗囂執事者貪功
其功而立此逆謀也

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執局迫人兵離

散易曰輔人難曰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

淮南子曰通於道者如
車軸不通於己而與設

致數千里不通於道者若迷惑
告以東西南北然猶復迷惑矣

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

文伯盧
芳也

夫負虛交

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

負亦恃也易輕也恃公孫述
而輕光武也易音以鼓反

未見其利也融聞

智者不危眾曰舉事仁者不違義曰要功今曰小敵大於眾何如

言危
眾也

棄子微功於義何如

言違
義也

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

稽首
拜天

子禮也。君南游答陽之義臣北而答君也。

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

何忍而棄之謂雷子何

雷子謂見在之子對伯春故曰雷也

自起兵自來轉相攻擊城郭

皆爲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

今傷痍之恥未愈哭泣之聲尙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

於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爲悲痛尤足愍傷言

之可爲酸鼻

宋玉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

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爲忠甚易

得宜實難

左傳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憂人大過呂德取怨

詩曰不以我爲德反以我爲讎

知且呂

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慕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其砥

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乃賜融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

宗外戚世家

景帝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爲一宗故曰五宗言景帝以貴氏所生而致子孫衆多也

魏其侯列傳

竇嬰太后從兄子也

封魏其侯魏其縣屬琅邪郡

詔報曰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

出生也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曰出

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呂正

梁孝王景帝弟也亦竇太后所生梁王朝因昆

弟燕欽是時景帝未立太子泗酌帝從容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雖寶嬰引厄
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帝何以得傳梁王帝遂止矣

長君少君

尊奉師傅

長君實太后兄也少君太后弟廣國之字也絳灌等以兩人所出微為擇師
傳長者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山此為退讓君子不以言貴驕人見前書

修成

淑德施及子孫

施延也音
羊或反

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

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

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

說文曰曠明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前
書曷維曰乃今日發矇廓然光照矣

非忠孝懇誠

孰能如此

說文曰懇謹
也懇或作懿

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豈自知失河西之助族

禍將及欲設閒離之說亂惑真心轉相解構

相解說
而結構

呂成其姦又京

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偽誇誕妄談令忠孝

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定

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呂應期會融被詔即與諸郡守

將兵入金城初更始時先零羌封何諸種殺金城太守居其郡隗

囂使使賂遺封何與其結盟欲發其眾融等因軍出進擊封何大

破之斬首千餘級得牛馬羊萬頭穀數萬斛因並河揚威武

並音蒲
浪反

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曰融信効著明益嘉之詔右
扶風修理融父墳塋祠曰太牢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梁統乃
使人刺殺張玄遂與嵩絕皆解所假將軍印綬七年夏酒泉太守
竺曾曰弟報怨殺人而去郡

東觀記曰曾弟嬰報怨殺屬
國侯王盾等曾慙而去郡

融承制拜曾爲武

鋒將軍更曰辛彤代之秋隗囂發兵寇安定帝將自西征之先戒

融期會遇雨道斷且嵩兵已退乃止融至姑臧

姑臧縣名屬武威郡今涼
州縣也西河舊事曰涼州

城昔匈奴故蓋城城
後人音訛名姑臧也

被詔罷歸融恐大兵遂久不出乃上書曰隗囂聞車

駕當西臣融東下士眾騷動計且不戰嵩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
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嵩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從

嵩又引公孫述將令守突門

突門守城之門墨子曰
城百步爲一突門也

臣融孤弱介在其間

杜預注左傳
云介猶間也

雖承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

首尾相資，尊勢排迮。

排迮謂盛迫也。

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久生

持疑，則外長寇讎，內示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惟陛

下哀憐，帝深美之。八年夏，車駕西征，隗囂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

小月氏等。

小月氏西胡國名。

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高平第一

高平今原州縣郡屬志云高平有第一城。

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

猶言儀注也。

是時軍旅代興，諸將

與三公交錯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語。帝聞融先問禮儀甚善之，曰

「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引見融等，待曰：『殊禮拜弟友為奉車都尉，

從弟士太中大夫，遂共進軍，囂眾大潰。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詔

曰：『安豐陽泉蓼安安風四縣。』

四縣並屬盧江郡。安豐今壽州縣也。故城在今霍山縣西北。安風本漢六安國及陽泉故城，並在今安豐縣南。

杜預注左傳曰：『蓼在今安豐。』

封融為安豐侯，弟友為顯親侯。

顯親縣故城在今秦州成紀縣東南也。

遂曰：『次

封諸將帥武鋒將軍竺曾為助義侯，武威太守梁統為成義侯，張

掖太守史苞為褒義侯，金城太守庫鈞為輔義侯，酒泉太守辛彤

為扶義侯封爵既畢乘輿東歸悉遣融等西還所鎮融曰兄弟並

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

右手耳

韓信亡蕭何自追之人曰丞相何亡高祖問之如失左右手耳見前書

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

無擅離部曲及隴蜀平詔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賓客相

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融到詣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

國都尉安豐侯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

寵傾動京師數月拜為冀州牧十餘日又遷大司空融自曰非舊

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曰

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遷口達至

誠

金遷安上之曾孫安上曰禪弟倫之子遷哀帝時為尚書令見前書

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

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自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識記誠欲令

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曰連城廣土享

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問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它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

日者猶往日也

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他事勿得復言融不敢重

陳請二十年大司徒戴涉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曰三公參職不

得已乃策免融明年加位特進二十三年代陰興行衛尉事特進

如故又兼領將作大匠弟友爲城門校尉兄弟並典禁兵融復乞

骸骨

說苑曰晏子任東阿乞骸骨以避賢者之路

輒賜錢帛太官致珍奇及友卒帝愍融年衰

遣中常侍申謁者卽其卧内強進酒食融長子穆尙内黃公主代

友爲城門校尉穆子勲尙東海恭王疆女泚陽公主友子固亦尙

光武女涅陽公主顯宗卽位呂融從兄子林爲護羌校尉竇氏一

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

一大司空也兩侯安豐顯親也四二千石衛尉城門校尉護羌校尉中郎將

皆相與並時

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呂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

爲比永平二年林邑罪誅事在西羌傳帝由是數下詔切責融戒

自竇嬰田蚡禍敗之事

田蚡武帝王皇后異父弟也爲丞相
專貪竇嬰之罪使至誅戮事見前書

融惶恐乞骸骨詔

令歸第養病歲餘聽上衛尉印綬賜養牛上樽酒融在宿衛十餘

年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穆等遂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事

自封在安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

侯劉盱去婦因呂女妻之五年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乃盡免

穆等官諸竇爲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獨畱融京師穆等西至

函谷關有詔悉復追還會融卒時年七十八諡曰戴侯贈送甚厚

帝曰穆不能修尙

不能修整
自高尙也

而擁富貴居大第常令謁者一人監護

其家居數年謁者奏穆父子自失執數出怨望語帝令將家屬歸

本郡唯勲曰泚陽主婿畱京師穆坐賂遺小吏郡捕繫與子宣俱

死平陵獄勲亦死洛陽獄久之詔還融夫人與小孫一人居洛陽

家舍十四年封勳弟嘉爲安豐侯食邑二千戶奉融後和帝初爲少府及勳子大將軍憲被誅免就國嘉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會宗嗣萬全弟子武別有傳

論曰竇融始曰豪俠爲名拔起風塵之中

拔音步末反拔卒也亦音彭八反義兩通

曰投天際

投音天

遂蟬蛻王侯之尊

說文曰蟬蛻所解皮也言去微至貴也蛻音稅

終膺卿相之位此則微功

趣欵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

又何智也

言融之心實欲去權貴以帝不納故常恂恂恭順似若不得已然者也

嘗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

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固字孟孫少曰尙公主爲黃門侍郎

續漢書曰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

好覽書傳喜兵

法貴顯用事中原元元年襲父友封顯親侯顯宗卽位遷中郎將監

羽林士

續漢志曰宣帝命郎將監羽林士

後坐從兄穆有罪廢于家十餘年時天

下又安帝欲遵武帝故事擊匈奴通西域曰固明習邊事

固舊隨擊在河西曉

知邊事也

十五年冬拜爲奉車都尉

續漢志曰比二千石掌御乘輿

召騎都尉耿忠爲副

忠字也

謁者僕射耿秉爲駙馬都尉秦彭爲副皆置從事司馬並出屯涼

州明年固與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

按渭水東經臨羌縣故城北又東盧溪水

注之亦出西南盧川卽其地也

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

及羌胡萬騎出居延塞

居延塞在今甘肅張掖縣東北

又太僕祭彤度遼將軍吳棠將

河東北地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

高闕山名在朔方北

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

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固忠至天山

即祁連山也今在西北

河縣東北今名祁縣羅漫山

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衍王走追至蒲類海

蒲類海今名波悉海

在今廷州蒲昌縣東南也

留吏士屯伊吾盧城

伊吾今伊州縣也本匈奴地明帝置宜禾都尉以爲屯田故地今伊州納職縣伊吾故小城地是

耿

秉秦彭絕漠六百餘里至三水樓山

匈奴中

來苗文穆至匈奴河水

上虜皆奔走無所獲祭彤吳棠坐不至涿邪山免爲庶人時諸將

唯固有功加位特進明年復出玉門擊西域詔耿秉及騎都尉劉

張皆去符傳呂屬固

專將兵者並有符傳擬合之取信今去符皆受固之節度

固遂破白山降車師事已

具耿秉傳固在邊數年羌胡服其恩信

東觀記曰羌胡見客疾肉未熟人人長跪前割之血流指關進之于固固輒爲

固不穢賤之是以愛之如父母也

肅宗卽位呂公主修敕慈愛累世崇重加號長公主

增邑三千戶徵固代魏應爲大鴻臚帝呂其曉習邊事每被訪及

建初三年追錄前功增邑一千三百戶七年代馬防爲光祿勳明

年復代馬防爲衛尉固久歷大位甚見尊貴賞賜租祿貲累巨億

而性謙儉愛人好施士呂此稱之章和二年卒諡曰文侯子彪至

射聲校尉先固卒無子國除

憲字伯度父勳被誅憲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爲皇后拜憲爲郎

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爲黃門侍郎兄弟親幸並侍宮省賞

賜累積寵貴日盛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恃宮掖聲勢

遂曰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

沁水公主明帝女

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

出過園指曰問憲憲陰喝不得對

陰喝猶噓塞也陰音於禁反喝音一介反或作鳴音烏故反

後發覺帝

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

愈猶差也趙高解見靈帝紀

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

相糾察

以陰鄧皆外戚恐其踰侈故使更相糾察也博陸興之子

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

切切情物

也猶曰舅氏田宅爲言今貴主尙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

如孤雛腐鼠耳

鳥子生而喙者曰雛

憲大震懼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

使曰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曰重任和帝卽位太后臨朝

憲曰侍中內幹機密

幹主也或曰古管字也

出宣誥命肅宗遺詔曰篤爲虎賁中

郎將篤弟景襄並中常侍於是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曰前太尉

鄧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

委隨猶順從也

故尊崇之曰爲太傅令

百官總己曰聽其所施爲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又屯

騎校尉桓郁累世帝師而性和退自守故上書薦之令授經禁中

所呂內外協附莫生疑異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睚音語解反眦音仕解反

廣雅睚眦也或謂裂眦瞋目貌史記曰范睚睚眦之怨必報初永平時謁者韓紆嘗考劾父勲獄憲遂令

客斬紆子呂首祭勲冢齊殤王子都鄉侯暢齊殤王名石伯升孫章之子來弔國憂

章帝崩也暢素行邪僻與步兵校尉鄧疊親屬數往來京師因疊母元自

通長樂宮得幸太后被詔召詣上東門憲懼見幸分宮省之權遣

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屯兵宿衛之所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

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後事發覺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自

求擊匈奴呂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

綬官屬依司空依準也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人今史及御屬三十一人見續漢志也呂執金吾耿秉爲副發

北軍五校漢有南北軍中候一人六人百石掌臨立營見續漢志黎陽雍營緣邊十一郡騎士漢官儀曰光武中興以幽

冀并州兵騎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又曰扶風都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故俗稱雍營及羌胡兵出塞明年

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師子其名也萬騎出朔方

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屯屠河單于名也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

鴻鴻少子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朔陽塞在

原郡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左谷蠡

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呼衍其號因以爲姓匈奴貴種也今呼延姓是其後須訾名也精騎萬餘與北單

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眾崩潰單于道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

比鞬海匈奴中海名也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

頭秦書託於是温犢須日逐温吾夫渠王柳鞬等八十一部率眾降者

前後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

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曰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

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寅敬亮信也尚書曰二公弘化寅亮天地登升也翼輔也納于大麓惟清緝

熙孔安國注尚書曰麓錄也納之使大錄萬機也周頌曰惟清緝熙鄰玄注云光明也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

於朔方

左傳曰小有述職大有巡功又曰日出理兵

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

鷹揚如鷹之飛揚也詩云惟師

尚父時惟鷹揚螭山神獸形也史記曰如熊如龍如豹如

駉徐廣曰離與螭同該備也詩云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氏

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

暨及也元戎兵車也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輕武言疾也長轂兵車

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

輜車也稱雲言多也

勒呂八陣莅呂威神

兵法有八

陣玄甲耀日朱旗絳天

玄甲鐵甲也前書曰發屬國之玄甲也

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

大漠

沙土曰漠直度曰絕

斬温禺曰覺鼓血尸逐呂染鏑

温禺尸逐皆匈奴王號也周禮殺人以血塗鼓謂之覺鏑也然

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單反旆

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

區落焚老上之龍庭

四校四面之校橫徂橫行也星流彗埽言疾也安侯水名冒頓單于頭曼子也區落謂東滅東胡西走月氏南取樓煩悉收秦所奪

匈奴地冒頓子稽粥號老上單于匈奴五月大會龍庭祭其先天地鬼神今皆焚蕩之

上呂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

下呂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

高帝被冒頓單于圍於平城七日孝文帝時匈奴寇邊殺太守帝欲

自征太后不許拓開也天聲雷震之聲甘泉賦曰天聲起兮勇士厲恢大也

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

揚雄曰以爲不一勞者不
久遠不暫費者不永盛也
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
上猶至也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
鑠美也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勦凶虐兮截海外
勦絕截齊也詩云相土裂裂海外有截

其邈兮互地界
邈遠也詩曰於鑠也互竟也
封神丘兮建隆嶠
神丘卽燕然山也方者謂之神圓者謂之碣嶠碣也協韻音其例反

帝載兮振萬世
熙廣也載事也書曰奮庸熙帝之載
憲乃班師而還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

金帛遺北單于宣明國威而兵隨其後時虜中乖亂汜諷所到輒

招降之前後萬餘人遂及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致呂詔賜單

于稽首拜受諷因說宜修呼韓邪故事保國安人之福
言依附漢家自保福護其國也宣帝時

呼韓邪單于欽塞朝于甘泉宮請南
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也
單于喜悅卽將其眾與諷俱還到私渠海

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温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呂單

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南單于於漠北遣憲古鼎容五斗其傍

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詔使中郎將

持節卽五原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賜策

許焉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

續漢志太尉長史千石掾屬二十四人令史及御屬二十二人也

憲威權震朝廷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

中二千石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振旅還京師於是

大開倉府勞賜士吏其所將諸郡二千石子弟從征者悉除太子

舍人

續漢志曰太子舍人秩二百石無員更直宿衛也

是時篤爲衛尉景璜皆侍中奉車駙馬都

尉四家競修第宅窮極工匠明年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

北狄朝加封賞固讓不受舅氏舊典並蒙爵土

西漢故事帝舅皆封侯

其封憲冠

軍侯邑二萬戶篤郿侯景汝陽侯璜夏陽侯各六千戶憲獨不受

封遂將兵出鎮涼州呂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事爲副北單于呂

漢還侍弟復遣車詣儲王等款居延塞欲入朝見願請大使憲上

遣大將軍中護軍班固行中郎將與司馬梁諷迎之會北單于爲

南匈奴所破被創遁走固至私渠海而還憲曰北虜微弱遂欲滅

之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尙趙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克獲甚眾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憲旣平匈奴威名大盛呂耿夔任尙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呂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尙書僕射鄧壽樂恢並呂忤意相繼自殺壽到憚子由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而篤進位特進得舉吏

漢法三公得舉吏

見禮依三公景爲執金吾瓌光祿勳權貴顯赫傾動京都

雖俱驕縱而景爲尤甚奴客緹騎依倚形勢侵陵小人

漢官儀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

說文曰緹帛丹黃色也言奴客及緹騎並爲縱橫也

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

寇讎有司畏懦莫敢舉奏太后聞之使謁者策免景官呂特進就朝位瓌少好經書節約自修出爲魏郡遷潁川太守竇氏父子兄弟並居列位充滿朝廷叔父霸爲城門校尉霸弟褒將作大匠褒弟嘉少府其爲侍中將大夫郎吏十餘人憲旣負重勞陵肆滋甚

四年封鄧疊爲穰侯疊與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又憲女婿射

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

太后居長樂宮故有少府祿一千石

皆相交結元舉並出

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其圖爲殺害帝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

侍鄭眾定議誅之巨憲在外慮其懼禍爲亂忍而未發會憲及鄧

疊班師還京師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賜軍吏各有差憲等既至

帝乃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疊

磊橫舉皆下獄誅家屬徙合浦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

封爲冠軍侯憲及篤景瓌皆遣就國帝曰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

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宗族賓客曰憲爲官

者皆免歸本郡瓌曰素自修不被逼迫明年坐稟假貧人

稟給也假貧人非

侯家之法故坐焉

徙封羅侯不得臣吏人

羅縣屬長沙郡在今岳州湘陰縣東北

初實后之譖梁氏憲

等豫有謀焉永元十年梁棠兄弟

棠及兄雍雍弟翟並梁竦子也

徙九真還路由長沙

逼襄令自殺後和熹鄧后臨朝永初三年詔諸實前歸本郡者與安豐侯萬全俱還京師萬全少子章

論曰衛青霍去病資強漢之眾連年呂事匈奴國耗太半矣而猾虜未之勝後世猶傳其良將豈非呂身名自終邪實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表飲馬北鞬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釁呂降其實也

降損也

是呂下流君子所甚惡焉

論語曰對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

惡皆歸焉夫一三子得之不過房幄之間非復搜揚仄陋選舉而登也

衛霍及憲也皆緣椒房幃帷之恩耳

當青病奴僕之時

衛青本平陽公主家童所生相者見之曰貴人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無管罵足矣安得封侯哉

實將軍念咎之日

謂太后閉之南宮欲誅之日也

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

吳志諸葛瑾曰失且之難

復思一鳴也

何意裂膏腴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

信矣呂此言之士有懷琬瑋呂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

琬瑋美玉也楚詞曰懷琬瑋以

爲心支計也亦何可計言其多也

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

融集與賈伯向書曰孟陵奴來

賜書見手跡歡喜何量見於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七字

永初中二輔遭羌寇章避難東國家於外黃

外黃縣屬陳留郡城在今汴州雍丘縣東

居貧蓬戶蔬食

莊子原憲編蓬爲戶論語顏回飯蔬食也

躬勤孝養然講讀不

輟太僕鄧康

鄧珍之子禹之孫

聞其名請欲與交章不肯往康曰此益重焉

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臧室道家蓬萊山

老子爲守臧史復爲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事見史

記言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山爲仙府幽經秘錄並皆在焉

康遂薦章入東觀爲校書郎順帝初章女

年十二能屬文曰才貌選入掖庭有寵與梁皇后並爲貴人擢章

爲羽林郎將

續漢志曰羽林郎秩一百石無員常宿衛侍從也

遷屯騎都尉章謙虛下士收進時

輩甚得名譽是時梁竇並貴各有賓客多交構其間章推心待之

故得免於患貴人早卒帝追思之無已詔史官樹碑頌德章自爲

之辭貴人歿後帝禮待之無衰永和五年遷少府漢安二年轉大

鴻臚建康元年梁后稱制章自免卒于家中子唐有俊才官至虎賁中郎將

贊曰惘惘安豐亦稱才雄

楚辭曰惘惘款款也王逸注曰志純一也亦猶實也

提契河右奉圖歸忠

奉圖者謂既在外戚圖乃歸于漢也

孟孫明邊伐北開西

叶韻音先

憲實空漠遠兵金山聽笳龍

庭鏤石燕然

笳胡樂也老了作之

雖則折鼎王靈巨旨

鼎三足三公象折足者言其不勝任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也

寶融列傳第十三

金陵書局代
版古閣本

後漢書二十三

馬援列傳第十四

子廖 子嚴

子防 族孫穰

後漢書二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為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

因為氏

馬服者言能服馭馬也史記曰趙惠文王以奢有功賜爵號為馬服君

武帝時呂吏二千石自邯鄲徙焉

東觀記曰徙茂陵成懼里

曾祖父通巨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

重合縣屬勃海郡故城在今滄州樂

陵縣東馬何羅與江充相善充既誅遂懼罪及已謀反伏誅

故援再世不顯

祖及父不得為顯任東觀漢記通生實宜帝時以郎持節號使君使君生仲仲官至

玄武司馬仲生援

援三兄況余員

東觀記曰況字君平余字聖卿員字季主

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為二千

石況河南太守余中壘校尉員增山連率

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

不能守章句

東觀記曰受齊詩師事潁川蒲昌

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

東觀記曰援以況出為河南太守次兩兄為吏

京師見家用不足乃辭況欲就邊郡畜牧也

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目朴且從所好

從其所請也

會況卒援行服葺年不離墓所做事寡嫂不冠不入廬

廬舍也後

為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

王莽置司命官上公已下皆糾察

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

亡命北地遇赦因畱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殺屬數百家

續漢書曰過北地任

民畜牧自撥祖資本客天水父仲又嘗爲牧帥令是時員爲護苑使者故人賓客皆依援

轉游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

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

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已班

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王莽末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廣

招雄俊乃辟援及同縣原涉爲掾

涉字巨先見前書

薦之於莽莽已涉爲鎮

戎大尹

王莽改天水爲鎮戎改太守爲大尹

援爲新成大尹

莽改漢中爲新城

及莽敗援兄員時爲增

山連率

莽改上郡爲增山連率亦太守也莽法典郡者公爲牧侯稱卒正伯稱連率其無封爵者爲尹也

與援俱去郡復避地涼

州世祖卽位員先詣洛陽帝遣員復郡卒於官援因畱西州隗囂

甚敬重之已援爲綏德將軍與決籌策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

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閭

說文曰閭閭也杜預注左傳閭閭門也

相善已爲旣至當握

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已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

援制都布單衣

東觀記曰都作答史記曰答布千匹前書音義曰答布白疊布也何承天纂文曰都致錯履無極皆布名方言曰禪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襪關之

東西謂之禪衣

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

解在公警

蹕就車磬折而入

磬折者屈身如磬之曲折敬也

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援曰封侯大將

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

士哺食也史記周公誦伯禽曰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士心也

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

言若布帛修整其邊幅也左傳曰如

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度使無遺

如侷人形

禮記曰謂為侷者不仁鄭玄云侷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於生人也侷音勇

此子何足久稽天

下士乎

稽音也

因辭歸謂嵩曰子陽井底蛙耳

言述志識褊狹如坎井之蛙事見莊子

而妄自

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嵩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

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

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

家語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

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陸戟而進臣臣今遠來陛

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

東觀記曰援初到救令中黃門引入時上在宣德殿南廊下但幘坐故云簡易也

帝

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

蓋猶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

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曰爲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

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其卧起問曰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流也

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東觀記曰凡十四見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

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

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

也高帝無可無不可此論語孔子自言已之所行也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

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

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而無它職任援曰三輔地曠土

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會隗囂用

王元計意更狐疑狐性多疑故曰狐疑援勸曰書記責譬於囂囂怨援背己得

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

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爲容之助鄒陽書曰蠅木成萬乘之器者左右爲之容臣不自

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言爲人無所輕重也

詩云如輕如軒與人怨不能爲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

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

觀之於汝意可卽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

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左傳晉伯宗妻曰盜憎主人人民惡其上怨毒之情遂

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

空匈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畫

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

陳禍福以離囂支黨援又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春卿

無恙春卿楊廣字前別冀南天水冀縣也寂無音驛援間遣長安因畱上林竊見

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

表猶標也言爲標準謂射的也言背

叛之罪爲天下所指射也

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

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

游翁王元字也

自謂函谷以西舉

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聞至河內過存伯春

存猶問也

見其奴吉

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

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

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其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

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葬之

事乎

三木者謂桎梏及械也司馬遷曰衣赭關三木分羹謂樂羊也解見公孫述傳

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聚者欲

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

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

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

愧猶辱也

今更其陸陸

陸陸猶碌碌也

欲往附之將難爲顏

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

待謂欲封爲朔靈王也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

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字林併音且正反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游洋也

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大人謂梁傑也共說季孟

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

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

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晉書曰磋言朋友之道如切磋以成器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媮咋舌叉手從族乎切案

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以食爲諭且來君叔天

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

於此商度也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畱願急賜報廣竟不答八年帝自西

征囂至漆漆縣屬右扶風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尤豫未決

允行貌也義見說文據亦未定也允音以林反

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廣雅曰質定也援

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

山谷指畫形勢開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

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第一囂眾大潰第一解見實融傳九年拜

爲太中大夫副來歙監諸將平涼州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

塞內金城屬縣多爲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

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援迺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

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

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疊隘浩疊音告門縣名屬金城郡浩水名也疊者水流夾山間兩岸深若門也詩曰鬼貜在疊亦其

義也今俗呼此水爲閻門河蓋疾言之耳援與揚武將軍馬成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

於允吾谷允吾音鈹牙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

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

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授以

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援中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

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破羌縣名屬金城郡

城郡故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

依固其田土肥壤無塊曰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湟水名據前書出金城臨羌縣東至允吾入河今鄯

州湟水縣取其名也一名樂都水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東觀

梁統也令悉還金城客民金城客人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爲

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字林曰塢小障也一曰小城字或作塢音一古反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

樂業又遣羌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都氐人背公孫

述來降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

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

之至氐道縣氐道縣屬隴西郡縣管蠻夷曰道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

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

清靜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

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續漢志曰郡當邊成

丞爲長吏又頗哀老子使得遨游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

守事耳旅距不從之貌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

道長詣門狄道縣屬隴西郡今蘭州縣也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

敢復犯我燒虜即燒羌也曉狄道長歸守寺舍曉喻也寺舍官舍也良怖急者可牀下伏

良其也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爲虎賁中郎將初援在隴西

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爲未可許事遂寢

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東觀記曰凡十三難援一一解之條奏其狀也

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爲人明須

髮眉目如畫東觀記曰援長七尺五寸色理髮膚眉目容貌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

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

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

嘗不用初卷人維汜

卷縣名屬河南郡故城在今鄭州原武縣西北也

詆言稱神有弟子數百人

坐伏誅後其弟子李廣等宣言汜神化不死曰誑惑百姓十七年

遂共聚會徒黨攻沒皖城

皖縣名屬廬江郡今舒州懷遠縣皖音下板反又下管反

殺皖侯劉閔自稱

南嶽太師遣謁者張宗將兵數千人討之復爲廣所敗於是使援

發諸郡兵合萬餘人擊破廣等斬之又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

貳反

徵側者麓冷縣雒將之女也嫁爲朱爲人詩索妻甚雄勇交趾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側怨怒故反

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

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於是璽書拜援伏

波將軍

東觀記曰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大外嚮城卑令印臯字爲白下羊承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鷹曉古文字者事

下大同空正郡國印章委可

呂扶樂侯劉隆爲副

扶樂縣名屬九真郡

督樓船將軍段

志等南擊交趾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并將其兵遂緣海而進

隨山刊道千餘里

刊除也

十八年春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

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等至蔡谿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

月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

越志云徵側兵起都蕪洽縣及馬援討之奔入金溪穴中一年乃得之

封援爲新息

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醢酒勞饗軍士

醢猶醢也詩曰醢酒有冀毛萇注云以筐曰醢醢音所宜反

從

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

衣食裁足乘下澤車

周禮曰車人爲車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也

御款段馬

爲郡掾史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

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跼跼

墮水中

鳶也跼跼墮貌也跼音都厥秦蹠二反

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

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

援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擊九真賊徵側餘黨都

羊等自無功至居風

無功居風二縣名並屬九真郡居風今愛州

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

嶠嶺也

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嶠音渠廟反廣州記曰援到交趾立銅柱爲漢之極界也援奏言西于縣戶有三萬二千西于縣屬交趾

郡故城在今交州龍編縣東也遠界去庭千餘里庭縣請分爲封溪望海二縣許之封溪望海縣並

屬交趾郡援所過輒爲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

律駁者十餘事駁乖併也與越人申明舊制呂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

將軍故事駱者越別名二十一年秋振旅還京師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

賜援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

銅鼓乃鑄爲馬式式法也裴氏廣州記曰狸獠鑄銅爲鼓鼓唯高大爲貴面潤文餘初成懸于庭庭晨置酒招致同類來者盈門豪富子女以金銀爲大叙執以

叩鼓叩意雷遺主人也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史記平準書曰以爲在天莫如龍在

地莫如馬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呂別尊卑之序有變則呂濟

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伯樂秦穆公時善相馬者也桓寬鹽

鑄論曰騏驥負鹽車垂頭于太行之二阪見伯樂則噴而長鳴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

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

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効臣愚曰爲傳聞不如親見視

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

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東門姓也京名也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

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鞞中帛

氏口齒謝氏脣髻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曰爲法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

鼻兩孔間也上脣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頰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膝欲小季肋欲長縣薄欲厚而緩縣薄股

也腹下欲平滿汗濇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壑如石鞞音居奇反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

置於宣德殿下曰爲名馬式焉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

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眾

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漢書曰平南越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

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今此言七郡則與前書不同也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曰能長久乎

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尙擾北邊欲自

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

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

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許之自九月至京師十二

月復出屯襄國襄國縣名屬趙國今邢州龍崗縣也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資固

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墜自持勉思鄙

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明年秋援乃將三千騎出高

柳行鴈門代郡上谷障塞烏桓候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援無所

得而還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

曰梁伯孫帝婿松尙舞陰公主爾雅曰女子之夫爲婿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

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松父統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禮記曰見

父之親友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鄭玄曰敬父同志如事父也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

尙擊武陵五溪蠻夷鄭元注水經云武陵有五蠻謂雒溪桶溪西溪濞溪辰溪悉是蠻夷所居故謂五溪蠻皆槃瓠之子孫也土俗雄作熊楠作朗漚作

武在今辰州界

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

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

矍鑠哉是翁也

矍鑠勇貌也東觀記作矍哉是翁懷音許轉反

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

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援夜與送者訣

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索常常恐不得死國事

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

調介介獨惡是耳

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等介介猶耿耿也

明年春軍至臨鄉

東觀記曰二月到武陵臨鄉也

遇賊

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雋

下雋縣名屬長沙國故城今辰州沅陵縣雋音字究反

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

壺頭山名也在辰州沅

陵東武陵記曰此山頭與東海方壺山相似神仙多所游集因名壺頭山也

從充則塗夷而運遠

充縣名屬武陵郡充音昌容反

帝初以

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弃日費糧不如進壺頭益其

喉咽

益持也

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

監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爲

室以避炎氣

武陵記曰帝頭山邊有石窟卽援所穿室也
室內有蛇如百斛船大不是援之餘孽也

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

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侯身書

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

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眾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

自致若夜擊之卽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

言似南胡所至之處

輒停留
賈音古

曰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身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

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

以援往
受其拜遂

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

也喜音
許吏反

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

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

正法

謂議刺
時政也

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

惡之甚矣所曰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

說文曰衿交衽也詩云親結其褵毛長注云褵婦人

之褵也女施衿結褵爾雅曰褵綴也郭璞注曰卽今之香綴也儀禮父戒女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戒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也

欲使汝曹不忘之

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

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

會稽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

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也效季良不得陷爲

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

將下車輒切齒州郡曰爲言吾常爲寒心是曰不願子孫效也季

良名係京兆人時爲越騎司馬續漢書曰越騎司馬秩千石係仇人上書訟係爲行

浮薄亂羣惑眾伏波將軍萬里還書曰誠兄子而梁松賣固曰之

交結將扇其輕僞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固曰訟書及援誠書

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係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爲

山都長

山都縣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今名固城也

由此擢拜零陵太守

今永州也初援在交阯

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

神農本草經曰薏苡味甘微寒主風溼痺下氣除筋骨邪氣久服輕身益氣

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目爲南土珍怪

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

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

犀之有文彩也

馬武與於陵侯侯昱等

昱司徒侯霸之子也

皆以

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

地豪葬而已

裁節也與纒同豪草也以不歸舊塋時權葬故稱豪

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與援妻子

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

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

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也

採其一美不求備於眾

論語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無求備於一人

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

蒯通說韓信背漢高祖殺通至釋不誅田

與初自蒯通上獄定天下猶以五百人保于海

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

高祖誅橫自殺以王禮葬之並見前書也

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

而奔楚章邯爲秦將使人請事至咸陽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使還報邯畏趙高議之遂降平勃燕將據聊而不下史記曰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

之于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聊卽今博州聊城縣也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未規猶下計也詩云

巧言如黃類善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問關

險難問關猶嶮嶇也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

口豈顧計哉戰國策曰魏安釐王畏秦將入朝周訢止之王曰許滄爲我呪曰若入不出請徇寡人以首周訢對曰今有人謂臣入不測之泉而徇臣以鼠首可乎滄之首

猶鼠首也囚王於不測之秦而徇王以首竊爲王不取也司馬遷書曰垂

餌虎口又曰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請援使隗囂也

郡之使微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眾營未集

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爲國

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懋邊眾乃招集豪傑曉

誘羌戎謀如湧泉執如轉規規員也孫子曰戰如轉員石於萬仞之山者執也遂救倒懸之急孟子

今之時行仁政人悅之猶解於倒懸也存幾亡之城幾音祈石於萬仞之山者執也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

獨守空郡

守音式
授反

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銖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

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吐土多障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

各猶恨也

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

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日南九真皆屬交州

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

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久而立功或曰

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

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

僵死軍事

備什也

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眾庶未聞其毀

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

韓子曰龐其與魏太子質於邯鄲其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乎王曰

否三人言王信乎曰寡人信龐其曰夫市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誠市有虎今邯鄲去魏達於市謗臣者過三人願主熟察之

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

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

主醜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呂閻楚軍不問

出入所爲豈復疑呂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

此鄒陽之所悲也

史記鄒陽言曰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詐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

詩云取彼

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詩小雅巷伯篇也畀與也

吳昊天也投與昊天制其罰也

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畱思豎儒之言

言其儘豎無知

也高祖曰豎儒殺敗吾事

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呂功除

公羊傳曰夏滅項莒滅之齊滅

之曷為不言齊滅為桓公諱也以桓公常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

聖王之祀臣有五義

禮記曰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

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若援所謂呂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

罪宜絕宜續呂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哭

彭越之義

前書曰彭越為梁王樂布為梁大夫使於齊越以謀反梟首洛陽詔有收視者捕之布使還奏事越頭下刑而哭之

冒陳悲憤戰慄

闕庭書奏報歸田里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勃

衣方領能矩步

續漢書曰勃能說韓詩前書音義曰領下施矜領正方學者之服也矩步者回旋皆中規矩

辭言嫺雅

嫺音閑嫺雅猶沈靜

也司馬相如曰雍容嫺雅

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

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

稟受也

朱勃未二十右扶風

請試守渭城宰

渭城縣名故城在今咸陽縣東北前書音義曰試守者試守一歲乃爲真食其全俸

及援爲將軍封侯而

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呂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

援遇讒唯勃能終焉肅宗卽位追賜勃子穀二千斛

東觀記曰章帝下詔曰告平陵令丞

縣人故雲陽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將軍關土不傳上嘗陳狀不顧罪戾懷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風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以彰見穀二千斛賜勃子若孫勿令遠詣闕謝

初援

兄子壻王磐子石

子石磐字也

王莽從兄平阿侯仁之子也莽敗磐擁富

貴居故國爲人尙氣節而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衛

尉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章共相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

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

長者謂豪俠者也

用氣自行多所

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校尉蘇鄴丁鴻事相連坐死

洛陽獄而磐子肅復出入北宮及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曰

是

行軍之司馬也

建武之元名爲天下重開自今呂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

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

舊防諸侯王子不許交通賓客

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

曹戒慎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曰爲肅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

慮致貫高任章之變

張敖爲趙王其相貫高祖不禮趙王高恥之遣人壁中欲害高祖又任章父宦霍氏女增坐謀反誅宣帝祠昭帝廟章乃立廟夜

入廟待帝至欲爲逆發覺伏誅並見前書

帝怒乃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呂干

數呂种亦豫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誠神人也永平初援女立爲

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

雲臺在南宮也

呂椒房故獨不及

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

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樹起祠堂建初三年肅宗使五官

中郎將持節追策諡援曰忠成侯四子廖防光客卿客卿幼而岐

疑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

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之呂爲將相器故呂客卿

字焉

張儀虞卿並爲客卿故取名焉事見史記

援卒後客卿亦天沒

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遨游二帝及定節立謀呂干時主將懷負鼎

之願蓋爲千載之遇焉

伊尹負鼎以干湯光武與
賈融書曰千載之遇也

然其戒人之禍智矣

謂誠
實同

梁松王磐呂种
等皆如所言也

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

居功名之地謙
擗易與而能免

之者
少矣

夫利不在身目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目之斷義必厲誠能回

觀物之智而爲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

見人之謂智自見之謂明以自見之
明爲見人之用其於物理豈不通乎

廖字敬平少目父任爲郎

東觀記曰廖少習易經清約沈靜
鑿武籍無功卒于師廖不得嗣爵

明德皇后旣

立拜廖爲羽林左監虎賁中郎將顯宗崩受遺詔典掌門禁遂代

趙熹爲衛尉肅宗甚尊重之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

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目勸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令目百姓不

足起於世尙奢靡故元帝罷服官

前書音義曰齊國警有三服之官春厭冠纁纁
爲首服執素爲冬服輕縞爲夏服元帝約省政

成帝御沅衣哀帝去樂府

哀帝卽位詔罷鄭衛之音
減郊祭及武樂等人數也

然而侈費不息至於

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

書曰違上所
命從厥攸好

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

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

墨子曰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也

長安語曰

當時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

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

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

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

言儉素約簡后之所安

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

福莫尚於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己勉勗法太宗之隆德

戒成哀之不終

太宗孝文也玄默爲化身衣弋絺成帝下詔務從儉約禁斷綺縠女樂嫁娶葬埋過制唯青絳人所常服不禁哀帝初卽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

緣締縹而已成帝以趙飛燕哀帝以董賢爲儉並不終

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恆卦九三爻辭也巽下震上鄭玄注云巽爲進退不恆其

德之象又互體兌兌爲毀折後或有羞辱也

誠令斯事一竟

竟猶終也

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

言芳聲薰

也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況於行仁心乎況於行令乎願置章坐

側呂當瞽人夜誦之音

瞽人無目者也古者瞽師教園子誦六詩前書禮樂志云乃采詩夜誦夜誦者其辭或祕不可直露故於夜中歌誦也

太后深納之朝廷大議輒呂詢訪廖性質誠畏慎不愛權執聲名

盡心納忠不屑毀譽

王逸注楚辭云屑顧也

有司連據舊典奏封廖等累讓不得

已建初四年遂受封爲順陽侯呂特進就第每有賞賜輒辭讓不

敢當京師自是稱之子豫爲步兵校尉太后崩後馬氏失執廖性

寬緩不能教勒子孫豫遂投書怨誹又防光奢侈好樹黨與八年

有司奏免豫遣廖防光就封豫隨廖歸國考擊物故

物無也故事也謂死也

後詔

還廖京師永元四年卒和帝呂廖先帝之舅厚加賄使使者弔祭

王主會喪諡曰哀侯子遵嗣徙封程鄉侯遵卒無子國除元初三

年鄧太后詔封廖孫度爲潁陽侯

防字江平永平十二年與弟光俱爲黃門侍郎肅宗卽位拜防中

郎將稍遷城門校尉建初二年金城隴西保塞羌皆反

羌東吾燒當之後也以其父祖

昔降漢乃入居塞內故稱保塞

拜防行車騎將軍事呂長水校尉耿恭副將北軍五校

兵及諸郡積射士三萬人擊之軍到冀而羌豪布橋等圍南部都

尉於臨洮防欲救之臨洮道險車騎不得方駕防乃別使兩司馬將數百騎分爲前後軍去臨洮十餘里爲大營多樹幡幟揚言大兵旦當進羌候見之馳還言漢兵盛不可當明旦遂鼓譟而前羌虜驚走因追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防開以恩信燒當種皆降唯布橋等二萬餘人在臨洮西南望曲谷

祁元注水經云望曲在臨洮西

南去龍桑城二百里

十二月羌又敗耿恭司馬及隴西長史於和羅谷死者數

百人明年春防遣司馬夏駿將五千人從大道向其前潛遣司馬馬彭將五千人從間道衝其心腹又令將兵長史李調等將四千人繞其西三道俱擊復破之斬獲千餘人得牛羊十餘萬頭羌退

走夏駿追之反爲所敗防乃引兵與戰於索西又破之

索西縣名故城在今岷州和政

縣東亦名臨洮東城亦謂之赤城沙州記云從東洮至西洮一百二十里東洮卽謂此城

布橋迫急將種人萬餘降詔徵防還

拜車騎將軍城門校尉如故防貴寵最盛與九卿絕席光自越騎

校尉遷執金吾四年封防潁陽侯光爲許陽侯兄弟二人各六千

戶防呂顯宗寢疾入參醫藥又平定西羌增邑千三百五十戶屢

上表讓位俱呂特進就第皇太后崩明年拜防光祿勳光爲衛尉

防數言政事多見采用是冬始施行十二月迎氣樂防所上也

帝紀子鉅爲常從小侯以小侯故得常從也六年正月呂鉅當冠禮記曰二十弱冠儀禮曰士冠筮於廟門主人

玄冠朝服有司如主人服卒筮旅占告吉若不吉卽筮遠日如初前期三日筮實如筮日之儀陳服于房中西墻下東領北上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加爵弁嫡子冠於阼以著代也三加而黻尊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祝曰令月吉辰加爾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特拜爲黃門侍郎肅宗親御章臺下殿陳

鼎俎自臨冠之明年防復呂病乞骸骨詔賜故中山王田廬

王焉以郭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建武三十年徙封中山永平二年就國故以其田廬賜防也呂特進就第防兄弟貴盛奴婢各

千人已上資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觀連閣臨道

彌亘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曲度謂曲之節度也賓客奔湊四方畢至

京兆杜篤之徒數百人常爲食客居門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歲

京兆杜篤之徒數百人常爲食客居門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歲

時賑給鄉閭故人莫不周給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帝不喜之

數加譴敕所目禁遏甚備由是權執稍損賓客亦衰八年因兄子

豫怨謗事有司奏防兄弟奢侈踰僭濁亂聖化悉免就國臨上路

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

令許侯思憊田廬有司勿復請謂之於京守田廬而思憊過也呂慰朕渭陽之情渭陽詩秦亂也

秦康公送舅晉文公子謂之賜念母之不見也其詩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光爲人小心周密喪母過哀東觀記曰光遭母喪哀慟感傷

飛騰帝曰是特親愛之乃復位特進子康黃門侍郎永元二年光爲

太僕康爲侍中及竇憲誅光坐與厚善復免就封後憲奴誣光與

憲逆自殺東觀記曰奴名玉當初竇氏有事玉當亡私從光乞不與恨去懷挾微中光官捕得玉當因告言光與憲有惡謀光以被誣不能自明乃自殺光死後憲他取郭舉

自出證明光憲無惡言光子郎家屬歸本郡本郡復殺康而防及廖子遵皆

坐徙封丹陽防爲翟鄉侯租歲限三百萬不得臣吏民防後呂江

南下涇上書乞歸本郡和帝聽之十三年卒子鉅嗣後爲長水校

尉永初七年鄧太后詔諸馬子孫還京師隨四時見會如故事復
紹封光子郎爲合鄉侯

嚴字威卿父余王莽時爲揚州牧嚴少孤

東觀記曰余卒時嚴七歲依姊婿父九江連率平柯侯王述明年母

復終會迷失郡居沛郡建武三年余外孫右扶風曹真爲枏安侯相迎嚴歸養視之至四年叔父援從車駕東征過枏安乃將兄弟西嚴年十三至雒陽留寄郎朱仲孫舍大奴步護視之也而

好擊劍習騎射

東觀記曰嚴從其故門生肆郡學擊劍習騎射

後乃白援從平原楊太伯講學專

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

東觀記曰從司徒祭酒陳元受之

因覽百家羣言遂交結英賢

京師大人咸器異之

大人長者之稱也

仕郡督郵援常與計議委以家事弟

敦字孺卿亦知名援卒後嚴乃與敦俱歸安陵居鉅下

扶錄注曰鉅下地名也二三

輔稱其義行號曰鉅下二卿明德皇后既立嚴乃閉門自守猶復

慮致譏嫌遂更徙北地斷絕賓客永平十五年皇后敕使移居洛

陽顯宗召見嚴進對閑雅意甚異之有詔留仁壽闈與校書郎杜

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常與宗室近親臨邑侯劉復等論議政

事甚見寵幸後拜將軍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屯

西河美稷美稷縣名衛護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牧守謁敬同之將軍敕

嚴過武庫祭蚩尤武庫掌兵器命一人秩六百石前書音義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今祭之見高祖紀帝親御阿閣阿閣也

觀其士眾時人榮之肅宗卽位徵拜侍御史中丞除子鱣爲郎鱣音

持斧反令勸學省中勸勉也前書王鳳薦班伯於成帝宜勸學召見宴昵殿是也其冬有日食之災嚴上封事

曰臣聞日者眾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

代之尚書咎繇之詞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

明無功不黜明陰盛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

奉事盡心爲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爲尤異異則中呂

刑法中音陟仲反不卽垂頭塞耳採取財賂今益州刺史朱鮪揚州刺史

倪說倪音五兮反說音悅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考按也又選舉不

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奏司直察

能否呂懲虛實

前書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御史直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續漢書曰光武以武帝故事置司且居丞相府助督錄諸州建武十八年省之

今

宜加防檢式遵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呂年老優游

不案吏罪

丙吉字少卿魯人也宣帝時參丞相掾史有罪終無所驗公府不按吏自言始也見前書

於是宰府習爲常俗更其

罔養呂崇虛名

罔養猶依違也

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官賦祿之意

宜敕正百司各責呂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呂法令

傳曰上德呂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

人狎而翫之爲政者寬呂濟猛猛呂濟寬

左傳鄭子產諷子太叔爲政之詞也

如此綏御

有體災眚消矣

災也

書奏帝納其言而免酺等官建初元年遷五官

中郎除三子爲郎嚴數薦達賢能申解冤結多見納用復呂五官

中郎將行長樂衛尉事二年拜陳畱太守嚴當之職乃言於帝曰

昔顯親侯竇固誤先帝出兵西域置伊吾盧屯煩費無益又竇勲

受誅其家不宜親近京師是時勲女爲皇后竇氏方寵時有側聽

嚴言者曰告竇憲兄弟由是失權貴心嚴下車明賞罰發姦慝郡界清靜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郡邊急各曰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爲備詔書敕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言典郡四年坐與宗正劉軼少府丁鴻等更相屬託徵拜太中大夫十餘日遷將作大匠七年復坐事免後旣爲竇氏所忌遂不復在位及帝崩竇太后臨朝嚴乃退居自守訓教子孫永元十年卒于家時年八十二弟敦官至虎賁中郎將嚴七子

謂固仇歆蘭融

兩唯續融知名續字季則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尙書十六治詩博觀羣籍善九章算術

劉徽九章算術曰方田第一粟米第二差分第三少廣第四商功第五均輸第六盈不足第七方程第八句股第九

帝時爲護羌校尉遷度遼將軍所在有威恩稱融自有傳

稜字伯威援之族孫也少孤依從兄毅其居業恩猶同產毅卒無

子稜心喪三年

東觀記曰毅張掖屬國都尉

建初中仕郡功曹舉孝廉及馬氏廢肅

宗呂稜行義徵拜謁者章和元年遷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飢奏罷

鹽官呂利百姓賑貧羸薄賦斂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

石頌之

東觀記曰稜在廣陵蝗蟲入江海化為魚蝦興復陂湖增歲租十餘萬斛

永元二年轉漢陽太守有威嚴稱

大將軍竇憲西屯武威稜多奉軍費侵賦百姓憲誅坐抵罪後數
年江湖多劇賊呂稜爲丹陽太守稜發兵掩擊皆禽滅之轉會稽
太守治亦有聲轉河內太守永初中坐事抵罪卒于家

贊曰伏波好功爰自冀隴南靜駱越西屠燒種徂年已流壯情方

勇明德旣升家祚呂與廖乏三趣防遂驕陵

左氏傳曰未正考甫三命滋益恭一命而僂再命而懼三命而

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

馬援列傳第十四

金陵書局
印古閣本

後漢書二十四

卓魯魏劉列傳第十五

魯恭弟不

後漢書二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時學於長安事

博士江生

江生魯人江翁也昭帝時為博士號松詩宗見前書

習詩禮及歷算究極師法稱為通儒

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

東觀記曰茂為

人恬蕩樂道推實不為華觀行已在於詩

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為長者

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

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

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

如此後召儒術舉為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

密今洛州密縣也

勞心諄諄視

人如子

諄諄忠謹之貌也詩曰誨爾諄諄音之順反

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

之家語曰宓子賤為單父宰人不忍欺

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

部謂所部也

茂辟左右

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自曰恩
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
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曰遺之吏旣卒受故
來言耳茂曰汝爲敝人矣凡人所曰貴於禽獸者曰有仁愛知相
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曰相親況吏與民乎
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
曰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
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
順人情今我曰禮教汝汝必無怨惡曰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
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
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間者皆嗤其不能河南
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理事自若

東觀記曰守令與茂並居
久之吏人不歸往守令

數年教化大

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

密縣界督郵言之

漢書志曰郡監縣有五部
部有督郵掾以察諸縣也

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

焉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

王莽攝政置大司農部丞
十三人部一州勸課農

桑今書及東觀
記並言六部

遷茂爲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召病

免歸郡常爲門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召茂爲侍中祭酒

續漢志曰侍中無員掌侍左右顧問
應對亦有僕射一人中興轉爲祭酒

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召年老乞骸骨歸

時光武初卽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

東觀記曰茂時
年七十餘矣

乃下詔曰前

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凜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

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

王子比干紂殺
之商容殷賢臣

武王入殷命闕天封比干之墓命畢公表
商容之間表旌顯也闕里門也事見史記

今召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

東觀記續漢書
戶皆作宣德侯

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

軍復具
謂之襲

復召茂長子戎

爲太中大夫次子崇爲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冢地

車駕素服親臨送葬子崇嗣徙封沅鄉侯官至大司農

沅鄉在安州郡不其縣

崇

卒子琴嗣

琴音其金反又所金反

琴卒子訢嗣訢卒子隆嗣永元十五年隆卒無

子國除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勲安眾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

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時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

令

新都縣也屬南陽郡

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玄纁束帛

請爲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絕光武卽位求休勲子孫賜穀曰

旌顯之劉宣字子高安眾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

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曰宣襲封安眾侯擢龔勝子賜

爲上谷太守勝鮑宣事在前書勲事在玄孫邕傳

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虺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

虺虎怒也詩曰關如虺虎嬰城言以

城自斯固倥偬不暇給之日

字書曰倥偬窮困也給足也日促事多不暇給足也

卓茂斷斷小宰無他

庸能

斷斷猶專一也書曰斷斷猶無它技

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

燕之君表閭立館何異哉

史記燕昭王即位欲雪齊恥已招賢士得郭隲爲築宮而師事之

於是蘊憤歸道

之賓

也

越關阻捐宗族

已排金門者眾矣

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

而不校鄰於恕

校報也鄰近也會子曰犯而不校

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怨謂爲人所怨也悔恨也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出於魯頃公爲楚所滅遷於下

邑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間自魯而徙祖父匡王莽時爲義和

有權數號曰智囊

匡說六筭之法曰窮上商故曰權數

父某建武初爲武陵太守卒官時

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踴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

公羊傳曰貨財曰賻

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

高祖時魯申公詩也

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兄弟俱爲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太

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曰酒糧皆辭不受

也

恭憐丕小欲

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曰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

而西因雷新豐教授建初初丕舉方正恭乃始爲郡吏太傅趙熹

聞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已經明得召與其議熹

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曰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

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

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

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

其畱之續漢志曰縣
置掾史如郡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貰不問貰寬貸也
音時夜反於

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

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仁恕掾主獄屬河南
尹見漢書廉察也恭隨行

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

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瞿音从
住反與恭訣曰所召來者欲察君之政迹

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

異也久畱徒擾賢者宜還府具言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庭

中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續漢書云恭謙不矜功封以言府府即奏上尹以徽勞曰君以名德久屈中牟物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尹甚嘉之安因上書

言狀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徵

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舉尤

異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

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陛下親勞聖思日

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已安定北垂爲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

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已來秋

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帝章

也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

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三時秋夏冬也天子山警入蹕和帝章和二年二月即位明年春議擊匈奴帝在諒陰不出故百姓三時不聞警蹕莫

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禮記檀弓曰魯人顛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不得言百姓思帝故恭引之今乃已

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已事戎狄誠非所已垂恩中國改

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

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

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史記古公修后稷公劉之業國人皆戴之戎翟攻之

人人皆怒欲戰古公曰人以我故戰殺人父子不忍爲乃與私屬盡去邠止于岐山邠人舉國

扶老攜弱盡復歸于岐下旁國聞之亦多歸附古公乃營築城郭室屋而世之人皆歌頌其德武

王卽位古公爲太王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躡夷踞肆與鳥獸無別夷平也肆放也言平

不絕而已字書曰馮馬絡頭也蒼頡篇曰糜牛繼也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爲令

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又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

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易比卦辭也孚誠信也缶土器

也王弼注云親乎天下著信盈缶比卦坤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比卦坤

坤爲土缶之象也坎爲水雨之象也坎在坤上故下坎上夫曰德勝人者昌曰力勝人者

亡今匈奴爲鮮卑所殺遠滅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

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

一胡而兵已困矣

永平十六年蠻固祭彤耿秉來苗等四道出擊匈奴固至天山擊走呼衍王彤坐不至涿邪山無所見而還下獄寃爲庶人也

白山

之難不絕如縆

白山即天山也言彤固俱擊匈奴固至天山彤還下獄同歷艱危故口如縆公羊傳曰中國不絕若縆也

都護陷沒士卒

死者如積

永平末年焉耆龜茲其攻殺都護陳睦殺吏士二千餘人

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

仁者念之以爲累息奈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

大司農調度不足

度音大各反

使者在道分部督趣

趣音足

上下相迫民間之

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

之效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

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

不爲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臣順天心

書奏不從每政事有益於人恭輒言其便無所隱諱其後拜爲魯

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遷侍中數召讌見問言得失賞賜恩

禮寵異焉遷樂安相

章帝孫千乘王寵相也和帝改千乘爲樂安國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北

是時東州多盜賊

羣輩攻劫諸郡患之恭到重購賞開恩信

說文曰以財相賂曰賂

其渠帥張漢等

率支黨降恭上言漢補博昌尉

博昌縣屬千乘國今青州縣也

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

平之州郡言安永元九年徵拜議郎八月飲耐齋會章臺詔使小

黃門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敕使陪乘勞問甚渥冬遷光祿勳選

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十二年代呂蓋爲司徒

漢官儀曰呂蓋字君上范陵人

十五年從巡狩南陽除子撫爲郎中賜駙馬從駕

駙副也非正所乘皆爲副說文曰駙馬副馬也

時弟丕亦爲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後坐事策免

續漢書曰丕族弟弘農都尉柄事免官也

殤帝卽位言恭爲長樂衛尉永初元年復代梁鮪爲司徒

漢官儀曰鮪字伯元

河東平陽人也

初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言苛察爲政因

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

若順也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

昊天敬授人時

憂念萬民爲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

時令

言順月令以行事也

所旨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

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旨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

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

月令曰孟夏命太尉贊樂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因旨盛夏

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

漢官儀曰司隸校尉

董頌京師及三輔三河弘農

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

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

逮及也辭所連及即追捕之

上逆時氣下

傷農業案易五月姤用事

東觀記曰五月姤卦用事姤卦巽下乾上初六二陰爻生五月之卦也本多作后古字通

經曰后旨

施令誥四方

誥理也易斯卦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令誥四方乾為天君之象也后君也故以喻人君施令也

言君旨夏至之日

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旨助微陰也

易復卦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故夏至宜止行也五月陰氣始生故曰微陰

行者尚止之況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飢流冗

也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

爾雅曰權輿始也萬物皆含胎長養之時

自三月旨來

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

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鄭玄注禮記云申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類也時物得而傷也又曰仲夏挺重

囚益其食楚籍行秋令則草木零落西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昂為獄主殺人傷於疫大陵之

也大陵星名春秋合諫圖曰大陵主死喪也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

之也臣愚曰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曰立秋為

斷曰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曰和刑罰曰清矣初肅宗時斷獄

皆曰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駁異鄧太后詔公卿曰下會議恭

議奏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

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

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謂氣候及星辰昏旦皆夏時也其變者唯正朔服

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夏以建寅為正服色犧牲徽號器械皆尚黑殷以建丑為正尚白周以建子為正尚赤周以夜半為朔殷以雞鳴為朔夏以平

旦為朔祭天地宗廟曰犧一得吉曰牲徽號旌旗之名也器械禮樂之器及甲兵也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

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龍以喻陽氣易乾卦初九爻辭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

未得用事雖煦噓萬物養其根莖

莖草根也莖音該又音莖

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

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

冰也

易坤卦象辭也馴順也言陰以象順爲道漸至顯著猶自履霜而至堅冰

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

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爲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

定律著令

三正三微也前書首義曰言陽氣始施萬物微而未著故曰微一曰天統謂周十

三日人統謂夏十三月建寅爲正人始成之端也

翼承天心順物性命曰致時雍然從變改曰來

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

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卽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

道爲虧況於衆乎易十二月君子曰議獄緩死

易中孚象辭也議指寬

圖中孚十二月卦也

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

曰報囚如故事

報囚謂奏請報決也

後卒施行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

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

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

講習也論語孔子之言也

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

言人

患舉之不習耳若能究習自有鄉里之舉豈待要三公之辟乎

恭性謙退奏議依經濟有補益然終不自顯

故不召剛直爲稱三年召老病策罷六年年八十一卒于家召兩

子爲郎長子謙爲隴西太守有名績謙子旭官至太僕從獻帝西

入關與司徒王允同謀其誅董卓及李傕入長安旭與允俱遇害

丕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孳孳不倦

致其不怠之意

遂杜絕交游不答候問之

禮士友常召此短之而不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召魯詩尚書教

授爲當世名儒後歸郡爲督郵功曹所事之將無不師友待之建

初元年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有餘

人唯丕在高第除爲議郎遷新野令視事暮年州課第一擢拜青

州刺史務在表賢明慎刑罰七年坐事下獄司寇論

司寇刑名也決罪曰論言奏而論決

之前書曰司寇二歲刑也

元和元年徵再遷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

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趙王商嘗欲避疾商趙王良之孫便時移住學官不

止不聽學官謂學舍也王乃上疏自言詔書下不不奏曰臣聞禮諸侯薨於

路寢大夫卒於嫡室路寢嫡室皆正寢禮喪大記之文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學

官傳五帝之道修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已廣游讌事不

可聽詔從丕言王曰此憚之其後帝巡狩之趙特被引見難問經

傳厚加賞賜在職六年嘉瑞屢降吏人重之永元二年遷東郡太

守丕在二郡為人修通漑灌百姓殷富數薦達幽隱名士續漢書曰薦王恭等

皆備帷帳近臣明年拜陳畱太守視事三期後坐稟貧人不實徵司寇論十

一年復徵再遷中散大夫續漢志曰秩六百石無員時侍中賈逵薦丕道藝深明宜

見任用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不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

難數事帝善丕說罷朝特賜冠幘履韞衣一襲丕因上疏曰臣已

愚頑顛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所甄明甄別也衣服

之賜誠爲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

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

規圓也矩方也權秤衡也衡秤衡也

難者必明其據

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

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

始明舜禹臯陶之相戒

尙書帝舜謂禹曰臣作朕股肱耳目禹戒舜曰安汝止慎乃在位咎繇戒禹曰慎厥身修思永罔敘九族在知人禹曰吁戒若

時惟帝其難之是相誡也

顯周公箕子之所陳

周公作無逸立政一篇以戒成王箕子爲武王陳洪範九疇之義並見尙書

觀乎人文

化成天下

易賁卦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云解天之文則時變可知解人文則化成可爲也

陛下旣廣納謇謇

召開四聰無令芻蕘言得罪

芻蕘採薪者也大雅板詩曰詢于芻蕘也

旣顯巖穴召求仁賢

無使幽遠獨有遺失十三年遷爲侍中免永初二年詔公卿舉儒

術篤學者大將軍鄧騭舉不再遷復爲侍中左中郎將再爲三老

三老解見明帝紀也

五年年七十五卒于官

魏霸字喬卿濟陰句陽人也

句音

世有禮義霸少喪親兄弟同居州

里慕其雍和建初中舉孝廉八遷和帝時爲鉅鹿太守以簡朴寬
恕爲政掾史有過要先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
稱它吏之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慙譖訟遂息永元十六年徵拜
將作大匠明年和帝崩興作順陵時盛冬地凍中使督促數罰縣
吏以厲霸霸撫循而已初不切責而反勞之曰令諸卿被辱大匠
過也吏皆懷恩力作倍功延平年代尹勤爲太常明年尹病致
仕爲光祿大夫永初五年拜長樂衛尉尹病乞身復爲光祿大夫
卒於官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

謝承書曰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星
官風角算歷皆究極師法稱爲通儒未嘗與人爭勢利

之事也角隅也觀
四隅之風占之也

父崎順帝時爲司徒

崎音上
宜反

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

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
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

謝之州里服其不校

校報也論語曰曾子曰犯而不校

桓帝時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

史

大將軍梁冀也時京師地震特見詢問再遷出爲東海相

東海王璠曾孫璘之相也

延熹八

年徵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

疾言遽色常目爲齊之司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

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

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

續漢書曰博士祭酒

秩六百石祭酒本僕射也中興改爲祭酒處士有道藝而在家者

見父老慰曰農里之言少年勉曰孝悌之

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

宮殿簿云華光殿在華林園內

遷侍中賜衣一襲轉屯騎校尉遷宗正轉光祿勳嘉平

五年代許訓爲太尉

漢官儀曰許訓字季師平輿人

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寬常令講

經寬常於坐被酒睡伏

被加也爲酒所加也

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

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

說文曰漢手
曰盟音管

京師曰爲諺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

迂久猶
良久也客

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
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
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汗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
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爲長者後曰日食策免拜衛
尉光和三年復代段熲爲太尉在職三年曰日變免又拜永樂少
府遷光祿勳曰先策黃巾逆謀先策謂
熲知也曰事上聞封遂鄉侯六百戶

遠音
錄

中平二年卒年六十六贈車騎將軍印綬位特進諡曰昭烈侯

子松嗣官至宗正

贊曰卓魯款款情慤德滿

款款忠
誠也

仁感昆蟲愛及胎卵

童兒不
捕雉也

寬霜臨

政亦稱優綏

卓魯魏劉列傳第十五

金錢書局藏
汲古閣本

後漢書卷之二十五

後漢書二十五





